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古典戏曲



窦娥冤

元：关汉卿

楔子

[卜儿蔡婆婆上，诗云]花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。不须长富贵，安乐是神仙。老身蔡婆婆是也，楚州人氏，嫡亲三口儿家属。不幸夫主亡逝已过，止有一个孩儿，年长八岁，俺娘儿两个，过其日月，家中颇有些钱财。这里一个窦秀才，从去年问我借了二十两银子，如今本利该银四十两。我数次索取，那秀才只说贫难，没得还我。他有一个女儿，今年七岁，生得可喜，长得可爱，我有心看上他，与我家做个媳妇，就准了这四十两银子，岂不两得其便。他说今日好日辰，亲送女儿到我家来，老身且不索钱去，专在家中等候，这早晚窦秀才敢待来也。

[冲末扮窦天章引正旦扮端云上，诗云]读尽缥缃万卷书，可怜贫杀马相如，汉庭一日承恩召，不说当垆说子虚。小生姓窦名天章，祖贯长安京兆人也。幼习儒业，饱有文章；争奈时运不通，功名未遂。

不幸浑家亡化已过，撇下这个女孩儿，小字端云，从三岁上亡了他母亲，如今孩儿七岁了也。小生一贫如洗，流落在这楚州居住。此间一个蔡婆婆，他家广有钱财，小生因无盘缠，曾借了他二十两银子，到今本利该对他四十两。他数次问小生索取，教我把甚么还他，谁想蔡婆婆常常着人来说，要小生女孩儿做他儿媳妇。况如今春榜动，选场开，正待上朝取应，又苦盘缠缺少。小生出于无奈，只得将女孩儿端云送于蔡婆婆做儿媳妇去。

[做叹科，云]嗨！这个那里是做媳妇？分明是卖与他一般。就准了他那先借的四十两银子，分外但得些少东西，勾小生应举之费，便也过望了。说话之间，早来到他家门首。

婆婆在家么？[卜儿上，云]秀才请家里坐，老身等候多时也。

[做相见科，窦天章云]小生今日一径的将女孩儿送来与婆婆，怎敢说做媳妇，只与婆婆早晚使用。小生目下就要上朝进取功名去，留下女孩儿在此，只望婆婆看觑则个。

[卜儿云]这等，你是我亲家了。你本利少我四十两银子，兀的是借钱的文书，还了你；再送你十两银子做盘缠。亲家，你休嫌轻少。

[窦天章做谢科，云]多谢了婆婆，先少你许多银子都不要我还了，今又送我盘缠，此恩异日必当重报。

婆婆，女孩儿早晚呆痴，看小生薄面，看觑女孩儿咱。

[卜儿云]亲家，这不消你嘱咐，令爱到我家，就做到亲女儿一般看承他，你只管放心的去。

[窦天章云]婆婆，端云孩儿该打呵，看小生面则骂几句；当骂呵，则处分几句。孩儿，你也不比在我跟前，我是你亲爷，将就的你；你如今在这里，早晚若顽劣呵，你只讨那打骂吃。儿（口乐），我也是出于无奈。

[做悲科][唱]【仙吕·赏花时】我也只为无计营生四壁贫，因此上割舍得亲儿在两处分。从今日远践洛阳尘，又不知归期定准，则落的无语暗消

魂。

[下][卜儿云] 窦秀才留下他这女孩儿与我做媳妇儿，他一径上朝应举去了。

[正旦做悲科，云] 爹爹，你直下的撇了我孩儿去也！

[卜儿云] 媳妇儿，你在我家，我是亲婆，你是亲媳妇，只当自家骨肉一般。你不要啼哭，跟着老身前后执料去来。

[同下] 第一折

[净扮赛卢医上，诗云] 行医有斟酌，下药依本草；死的医不活，活的医死了。自家姓卢，人道我一手好医，都叫做赛卢医。在这山阳县南门开着生药局。在城有个蔡婆婆，我问他借了十两银子，本利该还他二十两，数次来讨这银子，我又无的还他。若不来便罢，若来呵，我自有个主意。我且在这药铺中坐下，看有甚么人来？[卜儿上，云] 老身蔡婆婆。我一向搬在山阳县居住，尽也静办。自十三年前窦天章秀才留下端云孩儿与我做儿媳妇，改了他小名，唤做窦娥。自成亲之后，不上二年，不想我这孩儿害弱证死了。媳妇儿守寡，又早三个年头，服孝将除了也。我和媳妇儿说知，我往城外赛卢医家索钱去也。

[做行科，云] 募过隅头，转过屋角，早来到他家门首。赛卢医在家么？

[卢医云] 婆婆，家里来。

[卜儿云] 我这两个银子长远了，你还了我罢。

[卢医云] 婆婆，我家里无银子，你跟我庄上去取银子还你。

[卜儿云] 我跟你去。

[做行科][卢医云] 来到此处，东也无人，西也无人，这里不下手，等甚么？我随身带的有绳子。

兀那婆婆，谁唤你哩？[卜儿云] 在那里？[做勒卜儿科。李老同副净张驴儿冲上，赛卢医慌走下。李老救卜儿科。张驴儿云] 爹，是个婆婆，争些勒杀了。

[李老云] 兀那婆婆，你是那里人氏？姓甚名谁？因甚着这个人将你勒死？[卜儿云] 老身姓蔡，在城人氏，止有个寡媳妇儿，相守过日。因为赛卢医少我二十两银子，今日与他取讨；谁想他赚我到无人去处，要勒死我，赖这银子。若不是遇着老的和哥哥呵，那得老身性命来。

[张驴儿云] 爹，你听的他说么？他家还有个媳妇哩。救了他性命，他少不得要谢我，不若你要这婆子，我要他媳妇儿，何等两便？你和他说去。

[李老云] 兀那婆婆，你无丈夫，我无浑家，你肯与我做个老婆，意下如何？[卜儿云] 是何言语！待我回家多备些钱钞相谢。

[张驴儿云] 你敢是不肯，故意将钱钞哄我？赛卢医的绳子还在，我仍旧勒死了你吧。

[做拿绳科][卜儿云] 哥哥，待我慢慢地寻思咱。

[张驴儿云] 你寻思些甚么？你随我老子，我便要你媳妇儿。

[卜儿背云] 我不依他，他又勒杀我。罢罢罢，你爷儿两个随我到家中去来。

[同下][正旦上，云] 妾身姓窦，小字端云，祖居楚州人氏。我三岁以上亡了母亲，七岁上离了父亲，俺父亲将我嫁与蔡婆婆为儿媳妇，改名窦娥。至十七岁与夫成亲，不幸丈夫亡化，可早三年光景，我今二十岁也。这南门外有个赛卢医，他少俺婆婆银子，本利该二十两，数次索取不还，今日俺婆

婆亲自索取去了。窦娥也，你这命好苦也呵！

[唱]【仙吕·点绛唇】满腹闲愁，数年禁受，天知否？天若是知我情由，怕不待和天瘦。

【混江龙】则问那黄昏白昼，两般儿忘餐废寝几时休？大都来昨宵梦里，和着这今日心头。地久天长难过遣，旧愁新怅几时休？则这业艰苦，双眉皱，越觉的情怀冗冗，心绪悠悠。

[云]似这等忧愁，不知几时是了也呵！

[唱]【油葫芦】莫不是八字该载着一世忧，谁似我无尽头。须知道人心不似水长流。我从三岁母亲身亡后，到七岁与父分离久，嫁的个同住人，他可又拔着短筹；撇的俺婆妇每都把空房守，端的个有谁问，有谁(千秋)？

【天下乐】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，今也波生招祸尤，劝今人早将来世修。我将这婆伺养，我将这服孝守，我言词须应口。

[云]婆婆索钱去了，怎生这早晚不见回来？[卜儿同李老张驴儿上]

[卜儿云]你爷儿两个且在门首，等我先进去。

[张驴儿云]奶奶，你先进去，就说女婿在门首哩。

[卜儿见正旦科][正旦云]奶奶回来了，你吃饭么？[卜儿做哭科，云]孩儿，你教我怎生说波！

[正旦唱]【一半儿】为甚么泪漫漫不住点儿流？莫不是为索债与人家惹争斗？我这里连忙迎接慌问候，他那里要说缘由。

[卜儿云]羞人答答的，教我怎生说波！

[正旦唱]则见他一半儿徘徊一半儿丑。

[云]婆婆，你为甚么烦恼啼哭那？[卜儿云]我问赛卢医讨银子去，他赚我到无人去处，行起凶来，要勒死我。亏了一个张老并他儿子张驴儿，救得我性命。那张老就要我招他做丈夫，因这等烦恼。

[正旦云]婆婆，这个怕不中么？你再寻思咱：俺家里又不是没有饭吃，没有衣穿，又不是少欠钱债，被人催逼不过；况你年纪高大，六十以外的人，怎生又招丈夫那？[卜儿云]孩儿也，你说的岂不是？但是我的性命全亏他这爷儿两个救的，我也曾说道：待我到家，多将些钱物酬谢你救命之恩。不知他怎生知道我家里有个媳妇儿，道我婆媳妇又没老公，他爷儿两个又没老婆，正是天缘天对。若不随顺他，依旧要勒死我。那时节我就慌张了，莫说自己许了他，连你也许了他。儿也，这也是出于无奈。

[正旦云]婆婆，你听我说波。

[唱]【后庭花】遇时辰我替你忧，拜家堂我替你愁；梳着个霜雪般白(“髻”下“狄”)髻，怎将这云霞般锦帕兜？怪不的女大不中留。你如今六旬左右，可不道到中年万事休！旧恩爱一笔勾，新夫妻两意投，枉教人笑破口。

[卜儿云]我的性命都是他爷儿两个救的，事到如今，也顾不得别人笑话了。

[正旦唱]【青哥儿】你虽然是得他得他营救，须不是笋条笋条年幼，(戈)的便巧画蛾眉成配偶。想当初你夫主遗留，替你图谋，置下田畴，早晚羹粥，寒暑衣裘，满望你鳏寡孤独，无捱无靠，母子每到白头。公公也，则落得干生受。

[卜儿云]孩儿也，他如今只待过门，喜事匆匆的，教我怎生回得他去？

[正旦唱]【寄生草】你道他匆匆喜，我替你倒细细愁：愁则愁兴阑删咽不

下交欢酒，愁则愁眼昏腾扭不上同心扣，愁则愁意朦胧睡不稳芙蓉褥。你待要笙歌引至画堂前，我道这姻缘敢落在他人后。

[卜儿云]孩儿也，再不要说我了，他爷儿两个都在门首等候，事以至此，不若连你也招了女婿罢。

[正旦云]婆婆，你要招你自招，我并然不要女婿。

[卜儿云]那个是要女婿的？争奈他爷儿两个自家捱过门来，教我如何是好？[张驴儿云]我们今日招过门去也。帽儿光光，今日做个新郎；袖儿窄窄，今日做个娇客。好女婿，好女婿，不枉了，不枉了。

[同孝老入拜科][正旦做不理科，云]兀那厮，靠后！

[唱]【赚煞】我想这妇人每休信那男儿口，婆婆也，怕没的贞心儿自守，到今日招着个村老子，领着个半死囚。

[张驴儿做嘴脸科，云]你看我爷儿两个这等身段，尽也选得女婿过。你不要错过了好时辰，我和你早些儿拜堂罢。

[正旦不理科，唱]则被你坑杀人燕侣莺俦。婆婆也，你岂不知羞！俺公公撞府冲州，(门内争)(门内坐)的铜斗儿家缘百事有。想着俺公公置就，怎忍教张驴儿情受？[张驴儿做扯正旦拜科，正旦推跌科，唱]兀的不是俺没丈夫的妇女下场头。

[下][卜儿云]你老人家不要恼(↑+右操)，难道你有活命之恩，我岂不思量报你？只是我那媳妇儿气性最不好惹的，既是他不肯招你儿子，教我怎好招你老人家？我如今拚的好酒好饭养你爷儿两个在家，待我慢慢的劝化俺媳妇儿；待他有个回心转意，再做区处。

[张驴儿云]这歪刺骨便是黄花女儿，刚刚扯的一把，也不消这等使性，平空的推了我一交，我肯干罢！就当面赌个誓与你：我今生今世不要他做老婆，我也不算好男子。

[词云]美妇人我见过万千向外，不似这小妮子生得十分惫赖；我救了你老性命死里重生，怎割舍得不肯把肉身陪待？

[同下] 第二折

[赛卢医上，诗云]小子太医出身，也不知道医死多人，何尝怕人告发，关了一日店门？在城有个蔡家婆子，刚少他二十两花银，屡屡亲来索取，争些捻断脊筋。也是我一时智短，将他赚到荒村，撞见两个不识姓名男子，一声嚷道：「浪荡乾坤，怎敢行凶撒泼，擅自勒死平民！」吓得我丢了绳索，放开脚步飞奔。虽然一夜无事，终觉失精落魄；方知人命关天关地，如何做壁上灰尘。从今改过行业，要得灭罪修因，将以前医死的性命，一个个都与他一卷超度的经文。小子赛卢医的便是。只为要赖蔡婆婆二十两银子，赚他到荒僻去处，正待勒死他，谁想遇见两个汉子，救了他去。若是再来讨债时节，教我怎生见他？常言道的好：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」

喜得我是孤身，又无家小连累，不若收拾了细软行李，打个包儿，悄悄的躲到别处，另做营生，岂不干净？[张驴儿上，云]自家张驴儿，可奈那窦娥百般的不肯随顺我；如今那老婆子害病，我讨服毒药与他吃了，药死那老婆子，这小妮子好歹做我的老婆。

[做行科，云]且住，城里人耳目广，口舌多，倘见我讨毒药，可不嚷出事来？我前日看见南门外有个药铺，此处冷静，正好讨药。

[做到科，叫云]太医哥哥，我来讨药的。

[赛卢医云]你讨甚么药？[张驴儿云]我讨服毒药。

[赛卢医云]谁敢合毒药与你？这厮好大胆也。

[张驴儿云]你真个不肯与我药么？[赛卢医云]我不与你，你就怎地我？[张驴儿做拖卢云]好呀，前日谋死蔡婆婆的，不是你来？你说我不认的你哩？我拖你见官去。

[赛卢医做慌科，云]大哥，你放我，有药有药。

[做与药科，张驴儿云]既然有了药，且饶你罢。正是：得放手时须放手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

[下][赛卢医云]可不悔气！刚刚讨药的这人，就是救那婆子的。我今日与了他这服毒药去了，以后事发，越越要连累我；趁早儿关上药铺，到涿州卖老鼠药去也。

[下][卜儿上，做病伏几科][李老同张驴儿上，云]老汉自到蔡婆婆家来，本望做个接脚，却被他媳妇坚执不从。那婆婆一向收留俺爷儿两个在家同住，只说好事不在忙，等慢慢里劝转他媳妇，谁想他婆婆又害起病来。孩儿，你可曾算我两个的八字，红鸾天喜几时到命哩？[张驴儿云]要看什么天喜到命！只赌本事，做得去自去做。

[李老云]孩儿也，蔡婆婆害病好几日了，我与你去问病波。

[做见卜儿问科，云]婆婆，你今日病体如何？[卜儿云]我身子十分不快哩。

[李老云]你可想些甚么吃？[卜儿云]我思量些羊肚儿汤吃。

[李老云]孩儿，你对窦娥说，做些羊肚儿汤与婆婆吃。

[张驴儿向古门云]窦娥，婆婆想羊肚儿汤吃，快安排将来。

[正旦持汤上，云]妾身窦娥是也。有俺婆婆不快，想羊肚汤吃，我亲自安排了与婆婆吃去。婆婆也，我这寡妇人家，凡事要避些嫌疑，怎好收留那张驴儿父子两个？非亲非眷的，一家儿同住，岂不惹外人谈议？婆婆也，你莫要背地里许了他亲事，连我也累做不清不洁的。我想这妇人心好难保也呵。

[唱]【南吕·一枝花】他则待一生鸳帐眠，那里肯半夜空房睡；他本是张郎妇，又做了李郎妻。有一等妇女每相随，并不说家克计，则打听些闲是非；说一会不明白打凤的机关，使了些调虚器捞龙的见识。

【梁州第七】这一个似卓氏般当垆涤器，这一个似孟光般举案齐眉；说的来藏头盖脚多伶俐，道着难晓，做出才知。旧恩忘却，新爱偏宜；坟头上土脉犹湿，架儿上又换新衣。那里有奔丧处哭倒长城？那里有浣纱时甘投大水？那里有上山来便化顽石？可悲可耻，妇人家直恁的无仁义，多淫奔，少志气；亏杀前人在那里，更休说本性难移。

[云]婆婆，羊肚儿汤做成了，你吃些儿波。

[张驴儿云]等我拿去。

[做接尝科，云]这里面少些盐醋，你去取来。

[正旦下][张驴儿放药科][正旦上，云]这不是盐醋？[张驴儿云]你倾下些。

[正旦唱]【隔尾】你说道少盐欠醋无滋味，加料添椒才脆美。但愿娘亲早痊济，饮羹汤一杯，胜甘露灌体，得一个身子平安倒大来喜。

[李老云]孩儿，羊肚汤有了不曾？[张驴儿云]汤有了，你拿过去。

[李老将汤云]婆婆，你吃些汤儿。

[卜儿云]有累你。

[做呕科，云]我如今打呕，不要这汤吃了，你老人家吃罢。

[李老云]这汤特地做来与你吃的，便不要吃，也吃一口儿。

[卜儿云]我不吃了，你老人家请吃。

[李老吃科][正旦唱]【贺新郎】一个道你请吃，一个道婆先吃，这言语听也难听，我可是气也不气！想他家与咱家有甚的亲和戚？怎不记旧日夫妻情意，也曾有百纵千随？婆婆也，你莫不为黄金浮世宝，白发故人稀，因此上把旧恩情全不比新知契。则待要百年同墓穴，那里肯千里送寒衣。

[李老云]我吃下这汤去，怎觉昏昏沉沉的起来？[做倒科][卜儿慌科，云]你老人家放精神着，你挣扎着些儿。

[做哭科，云]兀的不是死了也！

[正旦唱]【斗虾(虫麻)】空悲戚，没理会，人生死是轮回。感着这般病疾，值着这般时势；可是风寒暑湿，或是饥饱劳役；各人证候自知，人命关天关地；别人怎生替得，寿数非干今世。相守三朝五夕，说甚一家一计。又无羊酒段匹，又无花红财礼；把手为活过日，撒手如同休弃。不是窦娥忤逆，生怕旁人议论。不如听咱劝你，认个自家悔气，割舍的一具棺材停置，几件布帛收拾，出了咱家门里，送入他家坟地。这不是你那从小儿年纪指脚的夫妻，我其实不关亲无半点(卜西)惶泪。休得要心如醉，意似痴，便这等嗟嗟怨怨，哭哭啼啼。

[张驴儿云]好也罗！你把我老子药死了，更待干罢！

[卜儿云]孩儿，这事怎了也？[正旦云]我有什么药在那里？都是他要盐醋时，自家倾在汤儿里的。

[唱]【隔尾】这厮搬调咱老母收留你，自药死亲爷待要唬吓谁？[张驴儿云]我家的老子，倒说是我做儿子的药死了，人也不信。

[做叫科，云]四邻八舍听着：窦娥药杀我家老子哩。

[卜儿云]罢么，你不要大惊小怪的，吓杀我也。

[张驴儿云]你可怕么？[卜儿云]可知怕哩。

[张驴儿云]你要饶么？[卜儿云]可知要饶哩。

[张驴儿云]你教窦娥随顺了我，叫我三声嫡嫡亲亲的丈夫，我便饶了他。

[卜儿云]孩儿也，你随顺了他罢。

[正旦云]婆婆，你怎说这般言语？[唱]我一马难将两鞍鞴。想男儿在日，曾两年匹配，却教我改嫁别人，其实做不得。

[张驴儿云]窦娥，你药杀了俺老子，你要官休？要私休？[正旦云]怎生是官休？怎生是私休？[张驴儿云]你要官休呵，拖你到官司，把你三推六问，你这等瘦弱身子，当不过拷打，怕你不招认药死我老子的罪犯！你要私休呵，你早些与我做了老婆，倒也便宜了你。

[正旦云]我又不曾药死你老子，情愿和你见官去来。

[张驴儿拖正旦、卜儿下][净扮孤引祗候上，诗云]我做官人胜别人，告状来的要金银；若是上司当刷卷，在家推病不出门。下官楚州太守桃机是也。今早升厅坐衙，左右，喝擗厢。

[祗候吆喝科][张驴儿拖正旦、卜儿上，云]告状，告状。

[祗候云]拿过来。

[做跪见，孤亦跪科，云]请起。

[祗候云]相公，他是告状的，怎生跪着他？[孤云]你不知道，但来

告状的，就是我的衣食父母。

[祗候吆喝科，孤云] 那个是原告？那个是被告？从实说来。

[张驴儿云] 小人是原告张驴儿，告这媳妇儿，唤做窦娥，合毒药下在羊肚汤儿里，药死了俺的老子。这个唤做蔡婆婆，就是俺的后母。望大人与小人做主咱。

[孤云] 是那一个下的毒药？[正旦云] 不干小妇人事。

[卜儿云] 也不干老妇人事。

[张驴儿云] 也不干我事。

[孤云] 都不是，敢是我下的毒药来？[正旦云] 我婆婆也不是他后母，他自姓张，我家姓蔡。我婆婆因为与赛卢医索钱，被他赚到郊外勒死；我婆婆却得他爷儿两个救了性命，因此我婆婆收留他爷儿两个在家，养膳终身，报他的恩德。谁知他两个倒起不良之心，冒认婆婆做了接脚，要逼勒小妇人作他媳妇。小妇人元是有丈夫的，服孝未满，坚执不从。适值我婆婆患病，着小妇人安排羊肚汤儿吃。不知张驴儿那里讨得毒药在身，接过汤来，只说少些盐醋，支转小妇人，暗地倾下毒药。也是天幸，我婆婆忽然呕吐，不要汤吃，让与他老子吃，才吃的几口，便死了。与小妇人并无干涉，只望大人高抬明镜，替小妇人做主咱。

[唱] 【牧羊犬】大人你明如镜，清似水，照妾身肝胆虚实。那羹本五味俱全，除了此百事不知。他推道尝滋味，吃下去便昏迷。不是妾讼庭上胡支对，大人也，却教我平白地说甚的？[张驴儿云] 大人详情：他自姓蔡，我自姓张，他婆婆不招俺父亲接脚，他养我父子两个在家做甚么？这媳妇年纪儿虽小，极是个赖骨顽皮，不怕打的。

[孤云] 人是贱虫，不打不招。左右，与我选大棍子打着。

[祗候打正旦，三次喷水科] [正旦唱] 【骂玉郎】这无情棍棒教我捱不的。婆婆也，须是你自做下，怨他谁？劝普天下前婚后嫁婆娘每，都看取我这般傍州例。

【感皇恩】呀！是谁人唱叫扬疾，不由我不魄散魂飞。恰消停，才苏醒，又昏迷。捱千般打拷，万种凌逼，一杖下，一道血，一层皮。

【采茶歌】打的我肉都飞，血淋漓，腹中冤枉有谁知！则我这小妇人毒药来从何处也？天哪！怎么的覆盆不照太阳晖！

[孤云] 你招也不招？[正旦云] 委的不是小妇人下毒药来。

[孤云] 既然不是你，与我打那婆子。

[正旦忙云] 住住住，休打我婆婆，情愿我招了罢。是我药死公公来。

[孤云] 既然招了，着他画了伏状，将枷来枷上，下在死囚牢里去。到来日判个斩字，押付市曹典刑。

[卜儿哭科，云] 窦娥孩儿，这都是我送了你性命，兀的不痛杀我也！

[正旦唱] 【黄钟尾】我做了个衔冤负屈没头鬼，怎肯便放了好色荒淫漏面贼！想人心不可欺，冤枉事天地知，争到头，竞到底，到如今待怎的？情愿认药杀公公，与了招罪。婆婆也，我怕把你来便打的，打的来恁的。我若是不死呵，如何救得你？[随祗候押下] [张驴儿做叩头科，云] 谢青天老爷做主！明日杀了窦娥，才与小人的老子报的冤。

[卜儿哭科，云] 明日市曹中杀窦娥孩儿也，兀的不痛杀我也！

[孤云] 张驴儿，蔡婆婆，都取保状，着随衙听候。左右，打散堂鼓，将马来，回私宅去也。

[同下]

第三折

[外扮监斩官上，云]下官监斩官是也。今日处决犯人，着做公的把住巷口，休放往来人闲走。

[净扮公人，鼓三通，锣三下科，刽子磨旗、提刀、押正旦带枷上，刽子云]行动些，行动些，监斩官去法场上多时了。

[正旦唱]【正宫·端正好】没来由犯王法，不提防遭刑宪，叫声屈动地惊天。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，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。

【滚绣球】有日月朝暮悬，有鬼神掌著生死权。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，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：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，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。天地也，做得个怕硬欺软，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。地也，你不分好歹何为地。天也，你错勘贤愚枉做天！哎，只落得两泪涟涟。

[刽子云]快行动些，误了时辰也。

[正旦唱]【倘秀才】则被这枷纽的我左侧右偏，人拥的我前合后偃。我窦娥向哥哥行有句言。

[刽子云]你有甚么话说？[正旦唱]前街里去心怀恨，后街里去死无冤，休推辞路远。

[刽子云]你如今到法场上面，有甚么亲眷要见的，可教他过来见你一面也好。

[正旦唱]【叨叨令】可怜我孤身只影无亲眷，则落的吞声忍气空嗟怨。

[刽子云]难道你爷娘家也没的？[正旦云]止有个爹爹，十三年前上朝取应去了，至今杳无音信。

[唱]早已是十年多不睹爹爹面。

[刽子云]你适才要我往后街里去，是什么主意？[正旦唱]怕则怕前街里被我婆婆见。

[刽子云]你的性命也顾不得，怕他见怎的？[正旦云]俺婆婆若见我披枷带锁赴法场餐刀去呵，[唱]枉将他气杀也么哥，枉将他气杀也么哥。告哥哥，临危好与人行方便。

[卜儿哭上科，云]天哪，兀的不是我媳妇儿！

[刽子云]婆子靠后。

[正旦云]既是俺婆婆来了，叫他来，待我嘱咐他几句话咱。

[刽子云]那婆子，近前来，你媳妇要嘱咐你话哩。

[卜儿云]孩儿，痛杀我也。

[正旦云]婆婆，那张驴儿把毒药放在羊肚儿汤里，实指望药死了你，要霸占我为妻。不想婆婆让与他老子吃，倒把他老子药死了。我怕连累婆婆，屈招了药死公公，今日赴法场典刑。婆婆，此后遇着冬时年节，月一十五，有(彳亍)不了的浆水饭，(彳亍)半碗儿与我吃；烧不了的纸钱，与窦娥烧一陌儿。则是看你死的孩儿面上。

[唱]【快活三】念窦娥葫芦提当罪愆，念窦娥身首不完全，念窦娥从前已往干家缘；婆婆也，你只看窦娥少爷无娘面。

【鲍老儿】念窦娥服侍婆婆这几年，遇时节将碗凉浆奠；你去那受刑法尸骸上烈些纸钱，只当把你亡化的孩儿荐。

[卜儿哭科，云]孩儿放心，这个老身都记得。天哪，兀的不痛杀我也。

[正旦唱]婆婆也，再也不要啼啼哭哭，烦烦恼恼，怨气冲天。这都是

我做窦娥的没时没运，不明不暗，负屈衔冤。

[刽子做喝科，云] 兀那婆子靠后，时辰到了也。

[正旦跪科] [刽子开枷科] [正旦云] 窦娥告监斩大人，有一事肯依窦娥，便死而无怨。

[监斩官云] 你有什么事？你说。

[正旦云] 要一领净席，等我窦娥站立，又要丈二白练，挂在旗枪上。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，刀过处头落，一腔热血休半点儿沾在地下，都飞在白练上者。

[监斩官云] 这个就依你，打甚么不紧。

[刽子做取席科，站科，又取白练挂旗上科] [正旦唱] 【耍孩儿】不是我窦娥罚下这等无头愿，委实的冤情不浅。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，也不见得湛湛青天。我不要半星热血红尘洒，都只在八尺旗枪素练悬。等他四下里皆瞧见，这就是咱苌弘化碧，望帝啼鹃。

[刽子云] 你还有甚的说话，此时不对监斩大人说，几时说那？ [正旦再跪科，云] 大人，如今是三伏天道，若窦娥委实冤枉，身死之后，天降三尺瑞雪，遮掩了窦娥尸首。

[监斩官云] 这三伏天道，你便有冲天的怨气，也召不得一片雪来，可不胡说！

[正旦唱] 【二煞】你道是暑气暄，不是那下雪天；岂不闻飞霜六月因邹衍？若果有一腔怨气喷如火，定要感得六出冰花滚似锦，免着我尸骸现；要什么素车白马，断送出古陌荒阡？ [正旦再跪科，云] 大人，我窦娥死的委实冤枉，从今以后，着这楚州亢旱三年。

[监斩官云] 打嘴！那有这等说话！

[正旦唱] 【一煞】你道是天公不可期，人心不可怜，不知皇天也肯从人愿。做甚么三年不见甘霖降？也只为东海曾经孝妇冤。如今轮到你山阳县。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，使百姓有口难言。

[刽子做磨旗科，云] 怎么这一会儿天色阴了也？ [内做风科，刽子云] 好冷风也！

[正旦唱] 【煞尾】浮云为我阴，悲风为我旋，三桩儿誓愿明题遍。

[做哭科，云] 婆婆也，直等待雪飞六月，亢旱三年呵， [唱] 那其间才把你个屈死的冤魂这窦娥显。

[刽子做开刀，正旦倒科] [监斩官惊云] 呀，真个下雪了，有这等异事！

[刽子云] 我也道平日杀人，满地都是鲜血，这个窦娥的血，都飞在那丈二白练上，并无半点落地，委实奇怪。

[监斩官云] 这死罪必有冤枉，早两桩儿应验了，不知亢旱三年的说话，准也不准？且看后来如何。左右，也不必等待雪晴，便与我抬他尸首，还了那蔡婆婆去罢。

[众应科，抬尸下]

第四折

[窦天章冠带引丑张千祗从上，诗云] 独立空堂思黯然，高峰月出满林烟，非关有事人难睡，自是惊魂夜不眠。老夫窦天章是也。自离了我那端云孩儿，可早十六年光景。老夫自到京师，一举及第，官拜参知政事。只因老夫廉能清正，节操坚刚，谢圣恩可怜，加老夫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之职，

随处审囚刷卷，体察滥官污吏，容老夫先斩后奏。老夫一喜一悲，喜呵，老夫身居台省，职掌刑名，势剑金牌，威权万里；悲呵，有端云孩儿，七岁上与了蔡婆婆为儿媳妇，老夫自得官之后，使人往楚州问蔡婆婆家，他邻里街坊道，自当年蔡婆婆不知搬在那里去了，至今音信皆无。老夫为端云孩儿，啼哭的眼目昏花，忧愁得须发斑白。今日来到这淮南地面，不知这楚州为何三年不雨？老夫今在这州厅安歇。张千，说与那州中大小属官，今日免参，明日早见。

[张千向古门云]一应大小属官，今日免参，明日早见。

[窦天章云]张千，说与那六房吏典，但有合刷照文卷，都将来，待老夫灯下看几宗波。

[张千送文卷科，窦天章云]张千，你与我掌上灯，你每都辛苦了，自去歇息罢。我唤你便来，不唤你休来。

[张千点灯，同祇从下。窦天章云]我将这文卷看几宗咱。一起犯人窦娥，将毒药致死公公。我才看头一宗文卷，就与老夫同姓，这药死公公的罪名，犯在十恶不赦，俺同姓之人，也有不畏法度的。

这是问结了的文书，不看他罢。我将这文卷压在底下，别看一宗咱。

[做打呵欠科，云]不觉的一阵昏沉上来，皆因老夫年纪高大，鞍马劳困之故，待我搭伏定书案，歇息些儿咱。

[做睡科，魂旦上，唱]【双调·新水令】我每日哭啼啼守住望乡台，急煎煎把仇人等待，慢腾腾昏地里走，足律律旋风中来，则被这雾锁云埋，改掇的鬼魂快。

[魂旦望科，云]门神户尉不放我进去。我是廉访使窦天章女孩儿，因我屈死，父亲不知，特来托一梦与他咱。

[唱]【沉醉东风】我是那提刑的女孩，须不比现世的妖怪。怎不容我到灯影前，却拦截在门（木呈）外？[做叫科，云]我那爷爷呵，[唱]枉自有势剑金牌，把俺这屈死三年的腐骨骸，怎脱离无边苦海！

[做入见哭科，窦天章亦哭科，云]端云孩儿，你在那里来？[魂旦虚下][窦天章做醒科，云]好是奇怪也，老夫才合眼去，梦见端云孩儿恰便似来我跟前一般，如今在那里？我且再看这文卷咱。

[魂旦上，做弄灯科][窦天章云]奇怪，我正要看文卷，怎生这灯忽明忽灭的！张千也睡着了，我自己剔灯咱。

[做剔灯，魂旦翻文卷科，窦天章云]我剔的这灯明了也。再看几宗文卷。一起犯人窦娥药死公公。

[做疑怪科，云]这一宗文卷，我为头看过，压在文卷底下，怎生又在这上头？这几时问结了的，还压在底下，我别看一宗文卷波。

[魂旦再弄灯科，窦天章云]怎么，这灯又是半明半暗的，我再剔这灯咱。

[做剔灯，魂旦再翻文卷科，窦天章云]我剔的这灯明了，我另拿一宗文卷看咱。一起犯人窦娥药死公公。呸！好是奇怪！

我才将这文书分明压在底下，刚剔了这灯，怎生又翻在面上？莫不是楚州后厅里有鬼么？便无鬼呵，这桩事必有冤枉。将这文卷再压在底下，待我另看一宗如何？[魂旦又弄灯科，窦天章云]怎生这灯又不明了？敢有鬼弄这灯？我再剔一剔去。

[做剔灯科，魂旦上，做撞见科，窦天章举剑击桌科，云]呸！我说有

鬼！兀那鬼魂，老夫是朝廷钦差带牌走马肃政廉访使，你向前来，一剑挥之两段。张千，亏你也睡的着，快起来，有鬼有鬼。兀的不吓杀老夫也。

[魂旦唱]【乔牌儿】则见他疑心儿胡乱猜，听了我这哭声儿转惊骇。哎，你个窦天章恁的威风大，且受你孩儿窦娥这一拜。

[窦天章云]兀那鬼魂，你道窦天章是你父亲，受你孩儿窦娥拜，你敢错认了也！我的女儿叫做端云，七岁上与了蔡婆婆为儿媳妇。你是窦娥，名字差了，怎生是我女孩儿？[魂旦云]父亲，你将我与了蔡婆婆家，改名做窦娥了也。

[窦天章云]你便是端云孩儿，我不问你别的，这药死公公，是你不是？

[魂旦云]是你孩儿来。

[窦天章云]噤声，你这小妮子，老夫为你啼哭的眼也花了，忧愁的头也白了，你（戆刁）地犯了十恶大罪，受了典刑。我今日官居台省，职掌刑名，来此两淮审囚刷卷，体察滥官污吏，你是我亲生之女，老夫将你治不的，怎治他人？我当初将你嫁与他家呵，要你三从四德：三从者，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。四德者，事公姑，敬夫主，和妯娌，睦街坊。今三从四德全无，（戆刁）地犯了十恶大罪。我窦家三辈无犯法之男，五世无再婚之女，到今日被你辱没祖宗世德，又连累我的清名。你快与其我细吐真情，不要虚言支对，若说的有半厘差错，牒发你城隍祠内，着你永世不得人身，罚在阴山，永为饿鬼。

[魂旦云]父亲停嗔息怒，暂罢狼虎之威，听你孩儿慢慢的说一遍咱。我三岁上亡了母亲，七岁上离了父亲，你将我送与蔡婆婆做儿媳妇。至十七岁与夫配合，才得两年，不幸儿夫亡化，和俺婆婆守寡。这山阳县南门外有个赛卢医，他少俺婆婆二十两银子。俺婆婆去取讨，被他赚到郊外，要将婆婆勒死，不想撞见张驴儿父子两个，救了俺婆婆性命。那张驴儿知道我家有个守寡的媳妇，便道：「你婆儿媳妇既无丈夫，不若招我父子两个。」俺婆婆初也不肯，那张驴儿道：「你若不肯，我依旧勒死你。」俺婆婆惧怕，不得已含糊许了。只得将他父子两个领到家中，养他过世。有张驴儿数次调戏你女孩儿，我坚决不从。那一日俺婆婆身子不快，想羊肚儿汤吃，你孩儿安排了汤。适值张驴儿父子两个问病，道：「将汤来我尝一尝。」说：「汤便好，只少些盐醋。」赚的我去取盐醋，他就暗地里下了毒药，实指望药杀俺婆婆，要强逼我成亲。不想俺婆婆偶然发呕，不要汤吃，却让与老张吃，随即七窍流血药死了。张驴儿便道：「窦娥药死了俺老子，你要官休要私休？」我便道：「怎生是官休？怎生是私休？」他道：「要官休，告到官司，你与俺老子偿命。若私休，你便与我做老婆。」你孩儿便道：「好马不备双鞍，烈女不更二夫，我至死不与你做媳妇，我请愿和你见官去。」他将你孩儿拖到官中，受尽三推六问，吊拷绷扒，便打死孩儿也不肯认。怎当州官见你孩儿不认，便要拷打俺婆婆；我怕婆婆年老，受刑不起，只得屈认了。因此押赴法场，将我典刑。你孩儿对天发下三桩誓愿：第一桩要丈二白练挂在旗枪上，若系冤枉，刀过头落，一腔热血休滴在地下，都飞在白练上；第二桩，现今三伏天道，下三尺瑞雪，遮掩你孩儿尸首；第三桩，着他楚州大旱三年。果然血飞上白练，六月下雪，三年不雨，都是为你孩儿来。[诗云]不告官司只告天，心中怨气口难言，防他老母遭刑宪，情愿无辞认罪愆。三尺琼花骸骨掩，一腔热血练旗悬，岂独霜飞邹衍屈，今朝方表窦娥冤。

[唱]【雁儿落】你看这文卷曾道来不道来，则我这冤枉要忍耐如何耐？

我不肯顺他人，倒着我赴法场；我不肯辱祖上，倒把我残生坏。

【得胜令】呀，今日个搭伏定摄魂台，一灵儿怨哀哀。父亲也，你现拿着刑名事，亲蒙圣主差。端详这文册，那厮乱纲常当合败。便万剐了秀才，还道报冤仇不畅快。

【窦天章做泣科，云】哎，我屈死的儿夜，则被你痛杀我也！我且问你：这楚州三年不雨，可真个是为你来？【魂旦云】是为你孩儿来。

【窦天章云】有这等事！到来朝我与你做主。【诗云】白头亲苦痛哀哉，屈杀了你个青春女孩，只恐怕天明了你且回去，到来日我将文卷改正明白。

【魂旦暂下】【窦天章云】呀，天色明了也。张千，我昨日看几宗文卷，中间有一鬼魂来诉冤枉。我唤你好几次，你再也不应，直恁的好睡那。

【张千云】我小人两个鼻子孔一夜不曾闭，并不听见女鬼诉什么冤状，也不曾听见相公呼唤。

【窦天章做叱科，云】（口退），今早升厅坐衙，张千，喝撵厢者。

【张千做吆喝科，云】在衙人马平安，抬书案。

【禀云】州官见。

【外扮州官入参科】【张千云】该房吏典见。

【丑扮吏入参见科】【窦天章云】你这楚州一郡，三年不雨，是为着何来？【州官云】这个是天道亢旱，楚州百姓之灾，小官等不知其罪。

【窦天章做怒科，云】你等不知罪么！那山阳县有用毒药谋死公公犯妇窦娥，他问斩之时，曾发愿道：「若是果有冤枉，着你楚州三年不雨，寸草不生。」可有这件事？【州官云】这罪是前升任桃州守问成的，现有文卷。

【窦天章云】这等糊突的官，也着他升去！你是继他任的，三年之中，可曾祭这冤妇么？【州官云】此犯系十恶大罪，元不曾有祠，所以不曾祭得。

【窦天章云】昔日汉朝有一孝妇守寡，其姑自缢身死，其姑女告孝妇杀姑。东海太守将孝妇斩了。只为一妇含冤，致令三年不雨。后于公治狱，仿佛见孝妇抱卷哭于厅前，于公将文卷改正，亲祭孝妇之墓，天乃大雨。今日你楚州大旱，岂不正与此事相类？张千，分付该房令牌下山阳县，着拘张驴儿、赛卢医、蔡婆婆一起人犯，火速解审，毋得违（个吴）片刻者。

【张千云】理会的。

【下】【丑扮解子押张驴儿、蔡婆婆，同张千上，禀云】山阳县解到审犯听点。

【窦天章云】张驴儿。

【张驴儿云】有。

【窦天章云】蔡婆婆。

【蔡婆婆云】有。

【窦天章云】怎么赛卢医是紧要人犯不到？【解子云】赛卢医三年前在逃，一面着广捕批缉拿去了，待获日解审。

【窦天章云】张驴儿，那蔡婆婆是你的后母么？【张驴儿云】母亲好冒认的？委实是。

【窦天章云】这药死你父亲的毒药，卷上不见有合药的人，是那个的毒药？【张驴儿云】是窦娥自合就的毒药。

【窦天章云】这毒药必有一个卖药的医铺，想窦娥是个少年寡妇，那里讨这药来？张驴儿，敢是你合的毒药么？【张驴儿云】若是小人合的毒药，不药别人，倒药死自家老子？【窦天章云】我那屈死的儿（口乐），这一节

是紧要公案，你不自来折辩，怎得一个明白，你如今冤魂却在那里？[魂旦上，云]张驴儿，这药不是你合的，是那个合的？[张驴儿做怕科，云]有鬼有鬼，撮盐入水，太上老君，急急如律令，敕。

[魂旦云]张驴儿，你当日下毒药在羊肚儿汤里，本意药死俺婆婆，要逼勒我做浑家，不想俺婆婆不吃，让与你父亲吃，被药死了，你今日还敢赖哩！

[唱]【川拨(木卓)】猛见了你这吃敲材，我只问你这毒药从何处来？你本意待暗里栽排，要逼勒我和谐，倒把你亲爷毒害，怎教咱替你耽罪责？[魂旦做打张驴儿科][张驴儿做避科，云]太上老君，急急如律令，敕。大人说这毒药必有卖药的医铺，若寻得这卖药的人来，和小人折对，死也无词。

[丑扮解子解赛卢医上，云]山阳县续解到犯人一名赛卢医。

[张千喝云]当面。

[窦天章云]你三年前要勒死蔡婆婆，赖他银子，这事怎么说？[赛卢医叩头科，云]小的要赖蔡婆婆银子的情是有的，当被两个汉子救了，那婆婆并不曾死。

[窦天章云]这两个汉子你认的他叫做什么名姓？[赛卢医云]小的认便认的，慌忙之际，可不曾问他名姓。

[窦天章云]现有一个在阶下，你去认来。

[赛卢医做下认科，云]这个是蔡婆婆。

[指张驴儿云]想必这毒药事发了。

[上云]是这一个，容小的诉禀：当日要勒死蔡婆婆时，正遇见他爷儿两个，救了那婆婆去。过得几日，他到小的铺中讨服毒药，小的是念佛吃斋人，不敢做昧心的事，说道：「铺中只有官料药，并无什么毒药。」他就睁着眼道：「你昨日在郊外要勒死蔡婆婆，我拖你见官去。」小的一生最怕的是见官，只得将一服毒药与了他去。小的见他生相是个恶的，一定拿这药去药死了人，久后败露，必然连累，小的一向逃在涿州地方，卖些老鼠药。刚刚是老鼠被药杀了好几个，药死人的药，其实再也不曾合。

[魂旦唱]【七弟兄】你只为赖财，放乖，要当灾。

[带云]这毒药呵，[唱]原来是你赛卢医出卖张驴儿买，没来由填做我犯由牌，到今日官去衙门在。

[窦天章云]带那蔡婆婆上来。我看你也六十外人了，家中又是有钱钞的，如何又嫁了老张，做出这等事来？[蔡婆婆云]老妇人因为他爷儿两个救了我的性命，收留他在家养膳过世；那张驴儿常说要将他老子接脚进来，老妇人并不曾许他。

[窦天章云]这等说，你那媳妇就不该认做药死公公了。

[魂旦云]当日问官要打俺婆婆，我怕他年老受刑不起，因此(口咎)认做药死公公，委实是屈招个！

[唱]【梅花酒】你道是咱不该，这招状供写的明白。本一点孝顺的心怀，倒做了惹祸的胚胎。我只道官吏每还复勘，怎将咱屈斩首在长街！第一要素旗枪鲜血洒，第二要三尺雪将死尸埋，第三要三年旱示天灾，咱誓愿委实大。

【收江南】呀，这的是衙门从古向南开，就中无个不冤哉。痛杀我娇姿弱体闭泉台，早三年以外，则落的悠悠流恨似长淮。

[窦天章云] 端云儿也，你这冤枉我已尽知，你且回去。待我将这一起人犯，并原问官吏，另行定罪，改日做个水陆道场，超度你生天便了。

[魂旦拜科，唱] 【鸳鸯煞尾】从今后把金牌势剑从头摆，将滥官污吏都杀坏，与天子分忧，万民除害。

[云] 我可忘了一件，爹爹，俺婆婆年纪高大，无人侍养，你可收恤家中，替你孩儿尽养生送死之礼，我便九泉之下，可也瞑目。

[窦天章云] 好孝顺的儿也。

[魂旦唱] 嘱咐你爹爹，收养我奶奶，可怜他无妇无儿谁管顾年衰迈。再将那文卷舒开，[带云] 爹爹，也把我窦娥名下，[唱] 屈死的于伏罪名儿改。

[下] [窦天章云] 唤那蔡婆婆上来。你可认得我么？[蔡婆婆云] 老妇人眼花了，不认的。

[窦天章云] 我便是窦天章。适才的鬼魂，便是我屈死的女孩儿端云。你这一行人，听我下断：张驴儿毒杀亲爷，奸占寡妇，合拟凌迟，押赴市曹中，钉上木驴，刷一百二十刀处死。升任州守桃机，并该房吏典，刑名违错，各杖一百，永不叙用。赛卢医不合赖钱勒死平民，又不合修合毒药，致伤人命，发烟瘴地面，永远充军。蔡婆婆我家收养，窦娥罪改正明白。[词云] 莫道我念亡女与他灭罪消愆，也只可怜见楚州郡大旱三年。昔于公曾表白东海孝妇，果然是感召得灵雨如泉。岂可便推诿道天灾代有，竟不想人之意感应通天。今日个将文卷重行改正，方显的王家法不使民冤。

题目秉鉴持衡廉访法

正名感天动地窦娥冤

梁山伯与祝英台

(大合唱) 啊……彩虹万里百花开，蝴蝶双双对对来，天荒地老心不变，梁山伯与祝英台。

【求学受阻】

(大合唱) 祝英台在闺房，无情无绪意彷徨，眼看学子求师去，面对诗书暗自伤。

祝英台(以下简称“祝”): 跟你们说我吃不下，你们又拿来干什么? 奴

1: 小姐，自从进香回来已经几天了，你一点东西都不吃怎么行呢。

奴2: 是啊，身子骨要紧，书要念，饭也得要吃啊。

奴1: 不念书饿不死，不吃饭.. 祝: 够了够了! 你们懂什么。

奴1: 小姐，你就少吃点吧!

祝: 不吃不吃，说不吃就不吃。

奴1: 好好.... 不吃不吃。

祝: 唉! 拿走拿走。

祝: 干什么? 奴: 夫人叫我送来的莲子羹。

奴: 还有夫人自个儿炖的银耳。

祝: 拿走拿走... 听见了没有，拿走。

银心: 小姐、小姐、小姐，不好了。

祝: 什么事啊，大惊小怪的。

银：夫人又亲自上楼来了。

银心：夫人，小姐刚睡著。

祝夫人：小姐的病怎么样？奴：唉！更重了。

祝夫人：唉！这孩子，银心呀，赶快请个郎中给小姐看看。

【伪装郎中】

（大合唱）名门闺秀千金女！抛头露面事可羞！

祝老爷：怎么样？祝夫人：这怎么得了呀，成天茶不思，饭不想的，我看你就答应她吧！唉！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……祝老爷：都是你把她惯坏了。

祝夫人：郎中来了。

祝老爷：郎中！？银心：见过我家员外夫人。

祝老爷：请坐请坐。

祝：谢坐。

银心：先生请坐。

祝老爷：这个郎中有点面善。

祝夫人：是啊，有点像英台的表哥。

祝：请问员外夫人，府上哪位玉体违和啊？祝老爷：是小女身体不适。

祝：这个，医家之道嘛，在乎“望闻问切”，望者观气色也，闻者听声音也，问者问病情也，切者切六脉也，但不知令媛的贵恙因何而起？祝老爷：因为小女想去杭城读书，是我不允，故而抑郁终日，病倒在床，请先生替她医治医治。

祝：哦！得的是这种怪病。

祝夫人：啊！怪病。

祝：这种病，药方倒有，只是药引难求。

祝老爷：只要能治好小女的病，不论任何珍贵药品，我都不惜金钱。

祝：可是这几味药引子，实在太难找了。

祝老爷：哦，先生你不妨看看。

祝：员外，听了——（祝）一要东海龙王角，二要虾子头上浆，三要万年陈壁土，四要千年瓦上霜，五要阳雀蛋一对，六要蚂蝗肚内肠，七要仙山灵芝草，八要王母身上香，九要观音净瓶水，十要蟠桃酒一缸。倘若有了药十样，你小姐病体得安康。

祝老爷：先生，你这十味药简直是开玩笑嘛！

祝夫人：先生，这些个药上哪去找？祝：所以，我说你们小姐的病是心病，这心病嘛——还得心药医。

祝老爷：心药？祝：这个既然是小姐心想到杭城去读书，员外就答应她吧！员外要是答应了她，我想小姐的病一定就会好的。

祝老爷：因为一个女孩子家，混在男子群中很不方便，所以我不让她去。

祝：小人倒有一个办法，保可无虑。

祝夫人：什么办法？祝：不如让她改扮男装。据小姐的性情看来，不让须眉，如果改扮男装，一定与男子一般无二，就是父母也看不出来。

祝夫人：先生的话未免过份，我的女儿是我一手带大的，怎么会看不出呢？祝老爷：是啊，一定看得出。

祝：一定看不出。

祝老爷：要是真的看不出来，我就让她去。

祝：员外的话是真的？祝老爷：当然是真的。

祝：多谢爹爹。

祝老爷：是你？祝：女儿英台。

银心：员外，夫人，连小姐都看不出来？祝老爷：胡闹，这简真是胡闹！

祝夫人：刚才你亲口答应的，就让她去吧！

祝老爷：你看，都是你把她惯坏的，唉！

祝：孩儿叩别爹爹、母亲。

祝夫人：好了，爹爹已经答应了，快起来吧！

祝：谢爹爹。

【草亭结义】

（梁山伯）：远山含笑，春水碧波映小桥，行人来往阳关道，酒帘儿高挂红杏梢，绿荫深处闻啼鸟，柳丝儿不住随风飘。

（四九）：看此地风景甚妙，歇歇腿来伸伸腰。

四九：好热，相公，这儿离那尼山到底还有多远。

梁：还有十八里，歇会儿吧！

四九：看人家三五成群的，多热闹啊！咱们，就两人，要是有个伴多好。

四九：这个人八成是聋子——喂！你们到哪儿去呀？银心：你干什么呀！动手动脚的。

四九：啊呀！你不哑巴？银心：你才是哑巴呢！

四九：那可恕我冒失了，对不起……银心：好说，好说。

四九：我们是从会稽白沙岗来的，到杭城尼山念书去的。

银心：啊！你去念书。

四九：不，是我们相公。

银心：那好极了，我们也是到尼山去念书的。小姐——祝：小姐明明在家，你提她干嘛！

银心：我是想小姐如果能跟我们一块儿出来念书，那多好啊！

祝：是啊！

梁：这位仁兄请了。

祝：请。

梁：敢问兄台也是到尼山去读书吗？祝：是的，仁兄也是？梁：是的，请问尊姓大名。

祝：小弟姓祝，草字英台。

梁：喔！祝兄。

祝：不敢。还没请教……梁：在下梁山伯，我们中途相逢，真是三生有幸。

祝：仁兄多指教。

梁：那里那里，喔！刚才听这住小哥说，府上还有住小姐也想念书。

祝：仁兄有所不知——（祝）家中小妹志高强，要与男儿争短长，脂粉不需濡笔墨，钗钿不爱爱文章，一心随我杭城去，兄妹双双共学堂，无奈爹爹头脑旧，女儿不许出闺房。

梁：高论。

（梁）：天生男女本公平，人世荒唐不近情。

（祝）：我只道天下男子一般样，难得他为女子抱不平。

（梁）：像这般良明益友世间少，我有心与他结为兄弟盟。

梁：祝兄。

祝：梁兄。

梁：小弟有话就是不便启齿。

祝：有何见教但说不妨。

梁：如此直言了——（梁）：无兄无弟感孤单，水远山长行路难，如蒙兄长不嫌弃，与君结义订金兰。

（祝）：求师同是别家园，萍水相逢信有缘，从此书窗得良友，如兄如弟共钻研来。

祝：旅途之中。就是未带香烛。

梁：不妨我们插柳为香。敢问仁兄……祝：我十六，你呢？梁：十七。

祝：我敬你为兄。

梁：我爱你如弟。来。

（梁、祝）：相逢好，柳荫树下同拜倒，蒙你不弃来结交。

（四九、银心）：结金兰，胜过同胞，做一个生死之交。

梁：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四九：我们这儿也八块年糕呀。

梁：什么八块年糕？银心：他是说八拜之交。

四九：对啦！八拜之交。

【英台闹学】

（大合唱）：子曰诗云朗朗诵唉，磨穿铁砚用工夫，从今了却英台愿哪，良师益友共一庐！共一庐！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於至善，知之後有定，定之後能静，静之後能安，安之後能虑，虑之後能得。

（先生）：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（大合唱）：先治其国。

（先生）：欲治其国者，（大合唱）：先齐其家。

（先生）：欲齐其家者，（大合唱）：先修其身。

（先生）：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悦乎。”（学生）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”（先生）：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，”（梁）：“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。”先生：子曰：“饱食终日，”（马文才）：饱食终日……饱食终日……先生：下一句。

（马）：饱食终日。

先生：饱食终日的下一句。

（马）：下一句。

先生：饱食终日以後呢？马：饱食终日以後就不饿了！

先生：哼！真是朽木不可雕也！

马：粪土之墙不可污也！

梁：英台，英台……你看见英台没有。我到处找你，原来你躲在这儿用功呢。

祝：用功，哼！不如改为我躲在这儿生气！

梁：生气，生什么气？祝：刚才老师问你什么来着？梁：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，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。

祝：不对，不对，太不对了。

梁：我答得不对？祝：不是说你答得不对，是书上说的不对，男子是人，女子也是人，怎么……梁：自古道女人是祸水，难道贤弟你没听说过？祝：女人是祸水，怎么呀？梁：自古以来为女人而亡国的不少，贤弟听了——

（梁）：夏桀王为妹喜把江山败，殷纣王为妲己黎民受灾，周幽王宠褒姒犬戎犯界，戏诸侯一笑烽火台，圣人之言传後代，仔细想再思裁，为兄之言该

不该？祝：梁兄听了……（祝）：古来多少女贤才，细听小弟说明白，女娲炼石把天盖，嫫祖养蚕把桑栽，把桑栽，慈母教子有记载，请问兄，孟母三迁为何来呀？那些昏君自把朝纲败，亡国反怪女裙钗，兄读书不求甚解，是非黑白分不开，小弟之言休见怪，堪笑你是小书呆。

（梁）：茅塞顿开，贤弟胸中有大才，愚兄我一知半解，论文章不及贤弟台，从今後苦琢磨不懈怠，书中之言应分解。

四九：公子，公子。

梁：什么事，你看你，慢慢说吧！

四九：我听银心说，祝公子病了，病得很厉害。

梁：那一定是刚才受了风寒，我看看去。

梁：英台，英台，英台怎么样？银心：梁相公，等一等。

梁：怎么啦，是不是很厉害呀？银心：不，不是，我们相公刚睡着。

祝：谁呀？梁：是我呀。

祝：梁兄。

梁：贤弟，怎么了？祝：没有什么，只不过受了点风寒，有点发烧。

梁：唉呀！好烫啊！

梁：今天晚了，明天一定请个郎中看看，现在我来给你看看脉。

祝：不用了，我家里带来几服成药，已经叫银心替我煎了。

银心：梁相公，这儿有我服侍，您还是回房休息去吧！

梁：不不不，今天晚上我睡在这里，你放心好了，有我陪伴你家相公。

祝：怎敢劳动梁兄呢，梁兄还是请回吧！

梁：还客气什么呢，我是住定了，今晚我要与贤弟抵足而眠，贤弟夜里要茶要水，我好随时照顾，银心你到外厅去睡吧。

银心：梁相公，亏你还是读书明理的人，怎么说出这种话来！？梁：怎么！？祝：男女授受不亲，何况是同榻而眠呢！？梁：你怎么把愚兄比起女人来啦！？祝：梁兄既不是女人，怎敢劳动梁兄侍候茶水呢？梁：为了贤弟有病，慢说是侍候茶水，就是做牛做马，我也甘心情愿的。银心，你去吧！今天晚上一切就有我了。

银心：有你就糟了。

祝：她是说小弟不惯与人同眠，如梁兄一定要住在这儿，那么就请梁兄另一条被吧！

梁：好，既然这么说，愚兄就依你，银心啊，你去叫四九把我的被拿来。

祝：银心啊，既然这样，就依梁相公吧。

同学：喂，洗澡去，去不去？梁：咱们也去呀？祝：干嘛？梁：洗澡呀。

祝：洗澡，我不去。

梁：怎么了？祝：我，我有点不舒服。

梁：你不去，我也不去了。唉！咱们说到什么地方呀，咱们说到什么地方呀，唉！

你看你。

四九：走，洗澡去。

银心：你干什么呀，我不去，我不去嘛！

四九：咱们走吧！

梁：是你呀。

祝：怎么了，自己补衣服呀？梁：谢谢，谢谢。不行啊。

祝：来来来，我来吧！

梁：你又不是女人，还不是跟我一样笨手笨脚的。

祝：试试看么！

祝：好了。

梁：唉呀，不错嘛，比女人缝得还好嘛。

祝：帮你做事情，还占便宜。

梁：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
（大合唱）：啊……啊……光阴如箭似水来，匆匆过了三长载，梁山伯、祝英台，情重如山深如海。一个是说古论今言不断，一个是嘘寒问暖口常开，转眼三年容易过，匆匆春去春又来。

祝：怎么啦？梁：贤弟。

（梁）：英台不是女儿身，因何耳上有环痕？（祝）：耳环痕有原因，梁兄何必起疑云，村里酬神多庙会，年年由我扮观音，梁兄做文章要专心，你前程不想想钗裙。

（梁）：我从此不敢看观音。

银心：相公，梁相公，老师叫你。

梁：幸亏我的文章做好了，贤弟你等会啊，我去去就来。

银心：小姐，员外有信来了。怎么了，是不是又来催我们回去的啊，是不是呀！

祝：说夫人病得很厉害，真难死人了。

银心：难什么，那我们就回去好了。

祝：说倒挺容易的。

银心：怎么，舍不得梁相公。

祝：死丫头。

银心：我看不如找找师母。

祝：找师母干什么？银心：跟她实话实说，有一句说一句，请她做个大媒。

祝：怪难为情的。

银心：看什么呀，有什么好看？同学：那多难为情呀……同学：谁说不是呢……同学：活像个大姑娘，真像个大姑娘。

祝：我看不走也得走了。

祝：多谢师母。

师母：请坐。

祝：谢坐。

师母：既然是你母亲病了，是应该回去看看的。

师母：你老师回来，我替你跟他说说。

祝：多谢师母。

祝：师母。

师母：还有什么事吗？祝：没有什么。

师母：英台有什么话，你尽管说好了。

祝：师母。

（祝）：老师教诲恩如海，师母栽培德似山，自与梁兄同受业，春花秋月已三年，三年整，整三年，我有满腹心事口难言。

师母：当师母的面还有什么难为情的呢，说嘛！

(祝): 英台原是一原是乔装扮。

(师母) 师母眼中早看穿。

(祝): 既是师母早看穿, 英台不复顾羞惭, 千言万语说不尽, 取出怀中白玉环, 交与梁兄为信物, 万望成全好姻缘。

(师母): 英台貌与花相似, 山伯才同锦一般, 如此良缘谁不愿, 师母更心欢, 定会替你成全好姻缘。

祝: 多谢师母。

【十八相送】

(大合唱): 三载同窗情如海, 相依结伴下山来。

(梁): 想当初我把书馆上, 桃红柳绿好风光, 相逢结拜叙乡党, 犹如手足一般样, 伯父严命难违抗, 贤弟接信归心忙, 但愿你一路平安转回乡。

(祝): 梁兄情意实难忘, 亲身送弟下山岗, 兄攻书伯母在家谁奉养? 为何不娶一妻房? (梁): 一心攻书立志向, 书中自有美娇娘, 你本书香门弟有名望, 想必早已订妻房!

(祝): 一句话问得我无言讲, 他怎知我是女红妆, 本该把终身事儿对他讲, 猛想起临行时父命有三桩, 事要三思休鲁莽, 话到舌尖暂隐藏。

梁: 刚才我们说……祝: 想小弟年纪还小, 要什么妻房啊! 梁兄, 你看, 今日天气晴和, 不辜负大好时光, 你我弟兄二人沿途吟诗以话衷肠如何? 梁: 愚兄才疏学浅, 不如贤弟满腹文章, 只怕对不上啊。

祝: 梁兄忒谦了。

(大合唱): 无题文章不好想, 且将风景咏诗章。

(梁): 见一樵夫走奔忙, 汗流夹背意慌慌!

(祝): 他为何人把柴打, 梁兄你为何人下山岗? (梁): 他为妻子把柴打, 我为你贤弟下山岗。

祝: 不对。

梁: 怎么不对。

(祝): 他为兄弟把柴打, 梁兄哥! 你为妻子下山岗。

(梁): 为兄尚未成婚配, 胡言乱语你太荒唐。

(梁): 兄送贤弟到池塘, 金色鲤鱼一双双。

(祝): 好似比目鱼儿相依傍, 弟兄分别诚感伤。

梁: 贤弟, 你为什么长叹呢? 祝: 梁兄, 你看鱼儿在塘里游来游去, 他们总也不肯分开。

梁: 只要没有人垂钓, 他们是永远不分离的。

祝: 这么说, 我们是鱼就好了。

梁: 唉! 你看。

(梁): 微风吹动水汤漾, 漂来一对美鸳鸯。

(祝): 形影不离同来往, 两两相依情意长, 梁兄啊, 英台若是女红妆, 梁兄愿不愿配鸳鸯? (梁): 配鸳鸯, 配鸳鸯, 可惜你英台不是女红妆。

(大合唱): 过了一山又一山, 前行到了凤凰山。

(祝): 凤凰山上花开遍。

(梁): 可惜中间缺牡丹。

(祝): 牡丹花, 你爱它, 我家园里牡丹好, 要摘牡丹上我家呀。

(梁): 牡丹花, 我爱它, 山重水复路遥远, 怎能为花到你家呀。

(祝): 梁兄哥! 有花堪折直须折, 莫待无花惹心烦。

(银心): 你看前面一条河。

(四九): 漂来了一对大白鹅。

(梁): 公的就在前面走。

(祝): 母的後边叫哥哥。

(梁): 未曾看见鹅开口, 那有母鹅叫公鹅。

(祝): 你不见母鹅对你微微笑, 他笑你梁兄真像呆头鹅。

(梁): 既然我是呆头鹅, 从此莫叫我梁哥哥。

(银心): 眼前一座独木桥。

(祝): 心又慌来胆又小。

(梁): 愚兄扶你过桥去。

(祝): 你我好比牛郎织女渡鹊桥。

(梁): 送子观音堂中坐, 金童玉女列两旁。

(祝): 他二人分明夫妻样, 谁来撮合一炉香? 梁: 这金童玉女怎么能成为夫妻呢? 祝: 哦, 不能成为夫妻的呀! 你看, 那是谁啊!? 梁: 那是月下老人, 专门管男女婚姻之事的。

祝: 既是月下老人, 为什么不把红线把他们二人系在一起呢? (梁): 月老虽把婚姻掌, 有情人才能配成双, 泥塑木雕是偶像, 不解人间凤求凰。

(祝): 梁兄呀! 他二人有情又意, 只因为泥塑木雕难把口儿张, 观音大士把媒来做, 来来来, 我们替他来拜堂!

(梁): 贤弟愈说愈荒唐, 两个男子怎拜堂!? (梁): 兄送贤弟到塘中。

(祝): 塘中照见好面容。

(梁): 有缘千里来相会。

(祝): 无缘对面不相逢。

(梁): 你看水里两个影。

(祝): 一男一女笑盈盈。

(梁): 愚兄明明是个男子汉, 你不该比来比去偏把我比女人。

(大合唱): 过了一滩又一庄啊! 庄内黄狗叫汪汪!

(祝): 不咬前面男子汉, 偏咬後面女红妆啊!

(梁): 贤弟说话太荒唐, 此地哪有女红妆, 放大胆量莫惊慌, 兄打狗你过庄。

(银心): 前面过来一头牛。

(四九): 牧童骑在那个牛背头。

(祝): 唱起山歌解忧愁, 只可惜对牛弹琴牛不懂, 可叹梁兄啊! 是个大笨牛。

(梁): 非是愚兄动了怒, 我明明是人你比做牛, 还是个大笨牛。

(祝): 梁兄啊! 你别动肝火别生气! 小弟作揖赔罪你且把怒休。

(祝): 劳君远送感情深, 到此分离欲断魂, 一事在心临别问, 问梁兄可有意中人? (梁): 愚兄生长在贫门, 无势无财怎订婚? 学业未成名未就, 一时那有意中人? (祝): 闻说梁兄未订婚, 英台有妹守闺门, 梁兄如有求凰意, 有我为媒事可成。

(梁): 路远无缘见玉人, 青春美貌定无伦。

(祝): 问人与我无差异, 问貌叫人两不分, 我与她是同年同月同胞生哪!

(梁): 上前一拜谢媒人, 贤弟情深意更深, 不怪出言多比喻, 原来一

味想联婚，可笑我冬烘头脑太昏昏哪！

（祝）：此行何日再相逢，珍重春寒客里身，万恨千愁言不尽，临行一语意重深，莫忘了求亲早到祝家村。

四九：祝相公。

（大合唱）：临别依依难分开，含悲忍泪祝英台，心中想说千句话，万望梁兄早点来。

（大合唱）：朝思量，暮思量，一别长亭岁月长，卧病在床君知否，满天星斗夜初凉。

梁：师母，多谢师母。

师母：你这几天心神不定、闷闷不乐的，为了什么？梁：我有点想……想家。

师母：想家，想家就请几天假回去看看吧！

梁：不要了，不要了。

师母：睡吧——山伯我有件事情想告诉你。

梁：师母，什么事啊！

（师母）：上前含笑问书呆，一事离奇你试猜，到底是男还是女？梁：师母说的是谁啊？（师母）：你三载同窗的祝英台。

（梁）男女分明何用猜，英台怎会是裙钗，明明师母开玩笑，山伯书呆并不呆。

（师母）：他临行告别到英台，几度含羞口不开，取出玉环为信物，请求师母做媒来。

（梁）：英台有妹似英台，自愿为媒配不才，临行已经当面说，又劳师母到书斋。

（师母）：英台确是女裙钗，师母跟前自认来，儿女私情谁肯说，你书呆毕竟是书呆。

梁：啊！英台是个女的。

师母：是啊！

梁：啊！英台——英台是个女的，这么说英台就是九妹，九妹就是英台，唉呀！我跟她同学三载，三载同窗，怎么会啊！唉呀！这么说，她自己做媒配给我，她自己做媒配给我。

师母：你们两个既有婚约，你就应该早去求亲，明天早上禀明老师，下山访英台去吧！

梁：多谢师母！

（大合唱）：梁山伯一心要把英台访啊，英台访啊！离了书房下山岗，下山岗。

（梁）：访英台上祝家庄，眼前全见旧时样，回忆往事喜又狂，竟不知她是女红妆。出了城，过了关，她说我为妻子把山下，她说那比目鱼儿兄弟一般样。下了山，到了塘，她说鸳鸯两个两成双，她心中早想配鸾凤。凤凰山，凤凰山，家有牡丹等我攀，河中鹅，河中鹅，我山伯真是个大笨牛。

（大合唱）：织女会牛郎，庙里凤求凰，塘中分男女呀，黄狗咬红妆。

（梁）：一桩桩，一件件，桩桩件件猜不透，唉！我是个大笨牛，大笨牛。

（四九）：我是个小笨牛。

（大合唱）：眼前已是柳荫在，长亭内她曾经亲口许九妹，许九妹，想

不到九妹就是祝英台。

(梁): 英台呀! 你这个媒呀做得对呀! 做得真对! 袖中取出信物来, 欢欢喜喜又藏在怀, 早到祝家早相会, 我梁家花轿早呀早去抬。急急忙忙赶路赶, 恨不得插翅飞到她 台。

银心: 小姐, 梁相公家派人提亲来了。

祝: 你怎么知道呀? 银心: 我怎么不知道, 刚才我在门口看见老婆子打咱们家门口出去, 说她是向咱们家员外给你提亲来的, 不用说准是梁相公家派来的。

祝: 不许你胡说!

银心: 真的啊!

银心: 小姐, 怪不得昨晚烛花结了双蕊, 烛花双蕊必有喜事。

祝老爷: 喜事喜事, 这真是天大的喜事。

祝: 爹、妈。

银心: 参见员外夫人。

祝老爷: 英台, 为父正惦记著我儿的亲事呢! 偏偏今天就有人来为我儿提亲, 这岂非不是一喜, 男大当婚, 女大当嫁, 这门亲事真是天凑良缘, 我已应允了, 你看如何!

祝夫人: 英台, 你可知将你许配那一家嘛? 祝: 不知爹爹将女儿许配何人? 祝老爷: 这门亲事非比寻常, 提将起来我儿是知道的, 是本郡太守之子马文才。

祝夫人: 你看如何? 祝老爷: 怎么? 祝英台: 女儿不嫁。

祝老爷: 门当户对, 为什么不嫁? 祝: 谁不知道马文才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啊!

祝老爷: 传说之言, 怎么可以深信呢? 祝: 女儿不能从命!

祝老爷: 不听父命就是不孝!

祝: 女儿愿意侍候爹爹终老一生。

祝老爷: 这是什麼话, 焉有终生不嫁之理!

祝: 女儿就是要嫁也不嫁给马文才!

祝老爷: 我明白了, 你在杭城读书的时候, 莫非……银心, 你陪小姐读书三载, 做了些什么? 讲!

祝: 银心, 你说好了!

银心: 小姐在杭城读书的时候, 与梁山伯相公义结金兰, 形影不离, 临行之时, 小姐还……祝老爷: 讲!

(银心): 小姐还亲口许九妹。

祝老爷: 英台, 你……(祝老爷): 怪不得好言相劝劝不醒, 却原来在外有了儿女情, 美满姻缘你不愿, 辜负老父一片心, 自从盘古开天地, 那有闺女自订亲, 马家有财有势有媒聘, 梁山伯他与我祝家难联姻!

祝: 爹爹, 女儿与山伯三载同窗, 情投意合, 马家婚事女儿万万不能从命!

祝老爷: 我已将你许配马家, 择日下聘, 万难更改。

祝: 女儿心愿已定, 但凭爹爹……祝老爷: 你, 好奴才。

银心: 小姐。

祝夫人: 你何必发这么大的脾气待会我慢慢劝劝她, 也就是了。

祝老爷: 从也要从, 不从也要从。

祝：妈……祝夫人：英台，你爹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是答应了吧！

（祝）：妈……埋怨爹爹做事差，不该将女儿许马家，自从女儿回家下，曾将衷情禀告妈，儿的娘啊！

祝夫人：他们马家有财有势，你爹爹既已许了亲，怎么能再反悔呢！再说你自己许的亲，传说出去了总不大好听，我看你就委曲了吧！

（祝）：我寒梅岂怕风雪压，凤凰怎肯配乌鸦，无论他马家权势有多大，要成亲除非是日出西山，铁树开花！

祝夫人：英台。

银心：夫人，您看这可怎么办呢？祝夫人：偏偏那梁山伯又不早点来。

银心：小姐，梁相公来了。

（大合唱）：梁山伯、祝英台楼台相会诉离怀，诉离怀。一个是满心欢喜情难禁，一个是满腹心事口难开，口难开。

梁：四九，下去。

四九：是。

祝：银心，给梁相公冲茶。

银心：是。

梁：小姐。

祝：梁兄。

梁：小弟与令兄有八拜之交，今日特来拜访，请问令兄何在啊！

祝：梁兄，你仔细地看看。

梁：你……祝：我就是英台。三年前我想出外求学，故而改扮男装，不期与梁兄相遇，三载同窗多蒙照顾，英台感激不尽。

梁：贤弟，哦，念书的时候，咱们是兄弟相称，如今你这样的打扮，我该称你贤弟呢，还是……祝：读书时节我是女扮男装，理该兄弟相称，如今不妨改称兄妹。

梁：如此，贤妹。

祝：梁兄，梁兄请坐。

梁：有坐，贤妹请坐。

银心：梁相公请用茶。

祝：梁兄，你我长亭分手，别来可好。

梁：好，贤妹家居想必安适。

祝：托梁兄之福，也还好。梁兄此来是路过，还是特地光临。

梁：愚兄特地到此，一来与仁伯大人问安，二来想看看你家九妹。

祝：九妹？梁：贤妹啊！

（梁）：那一日钱塘道上送君归，柳荫之下做大媒，九妹的婚姻你亲口许，求亲我特为上门来。

（祝）：梁兄啊！你道九妹是哪一个，就是小妹祝英台。

梁：噢，就是你呀！

（梁）：梁山伯与祝英台，天公有意巧安排，美满姻缘偿夙愿，今生今世不分开。

（祝）：无奈是爹爹已将我终身……（大合唱）：啊……她终身二字方离口，含悲忍泪进绣闱。既是有心悔旧约，（梁）：临行又何必自为媒！

梁：银心，我问你——（梁）：到底她终身许配了谁？（银心）：就是那

花花公子马文才！

（梁）：你与我海誓山盟情义在，我心中只有你祝英台，你爹爹作主许马家，你就该快把亲事退。

祝：我也曾千方百计把亲退，拒绝马家聘和媒，无奈是爹爹绝了父女情，他不肯把马家亲事退。

梁：啊！不肯退亲。

（梁）：你爹不肯把亲退，我家花轿先来抬，杭城请来老师母，祝家厅上坐起来，你我有媒也有聘，白玉环与蝴蝶坠，为何不能夫妻配。

（祝）：白玉环蝴蝶坠，蝴蝶本应成双对，岂知你我自作主，无人当它是聘媒！

（梁）：纵然是无人当它是聘媒，我也要与你生死两相随。

（祝）：梁兄句句痴心话，英台点点泪双垂，梁兄啊！梁门唯有你单丁子，白发娘亲指望谁？只怪我，英台无福份，梁兄你还是另婚配。

（梁）：那怕是九天仙女我都不爱。

梁：愚兄先辞了。

（祝）：梁兄……梁兄特地到寒舍，小妹无言可慰，亲斟薄酒敬梁兄。

（梁）：想不到我特地来叨扰酒一杯！

（祝）：梁兄啊，草桥相遇便相亲，同学三载更有情，留下玉环为信物，相烦师母说婚姻，临行送我钱塘路，几度忘羞露本心，我与你水面成双留倩影，我与你堂前作对拜观音，岂知好事成虚话，棒打鸳鸯两离分，爹爹许了马家婚，心已碎，意难伸；尚有何言对故人？尚有何言对故？（梁）：我只道两心相照成佳偶，又谁知并蒂莲被狂风吹！我满怀悲愤向谁诉？我满眶热泪流与谁？一场好梦匆匆醒，万丈情丝寸寸灰，从今不到钱塘路，怕见鸳鸯作对飞。

（祝）：梁兄！梁兄！这都是我把梁兄累！

祝：梁兄！不是英台无情无义，只是父命难违，梁兄啊！

（祝）：我为你泪盈盈，通宵痛苦到天明！

（梁）：我为你汗淋淋，匆匆赶路未曾停。

（祝）：我为你气难平，几次伤了父女情。

（梁）：我为你碎了心，那有良药医心病。

（祝）：信难守，物难凭，枉费当时一片心。

（梁）：心如火，手如冰，玉环原物面还君。

（梁）：吞声忍泪别卿去。

（祝）：你抱病含愁怎能行！

（梁）：不能行，也得行，我死在你家总不成！

（祝）：梁兄切莫太伤神，珍重年轻有用身，放下婚姻谈友爱，何时你再上我家门？（梁）：将来有命终相见，无命今生不相逢，只有向草桥镇上认新坟。

（祝）：认新坟，认新坟，碑上留名刻两人，梁山伯与祝英台，生不成双死不分。

（大合唱）：梁山伯与祝英台，生不成双死不分，生不成双死不分。

（梁）：我与她，生不成双死不分。

梁：英台，英台，英台……梁母：山伯，山伯，吃药了。

梁：四九，四九！

梁母：他还没有回来呢！

梁：妈，你看英台会来吗？梁母：我想她会来的，快吃药吧！

梁：孩儿的病不是药石可以医得好的，我恐怕不行了。

梁母：不会的。

梁：妈，你是空疼了我一场了。

梁母：山伯，年纪轻轻的，不要说这种话。

梁：想不到要你白发人反送我这黑发人，母亲的养育之恩，孩儿只有来生图报。

梁：小姐，小姐没来？四九：相公，如今小姐已经是马家的人了，她叫你保重身体，别在以她为念。

梁母：是啊，要以身体为重。

梁：她看了我的信怎么说？四九：她哭了半天，就叫我把这个交给相公。

(梁)：常言道，结发夫妻到白头，看来你我今世无缘结鸾俦。

梁母：山伯！

四九：相公，相公。

梁：妈，孩儿死後，请将孩儿埋葬在南山路旁。

梁母：山伯，不要说傻话了。

梁：这是我随身之物，你去送给小姐，她看了这个，就跟看见我一样。

(梁)：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英台呀，我不到黄河不甘心！

梁母：山伯，山伯！(四九：相公！相公！) 梁：英台！

梁母：山伯，山伯！(四九：相公！相公！) 奴：小姐，花轿快到了，您快点梳妆吧！

银心：小姐不好了，梁相公他……祝：他，他怎么样？四九：他死了。

银心、四九、奴：小姐，小姐……(祝)：梁兄啊！我哭，哭一声山伯啊！我叫，叫一声梁兄啊，实指望与兄谐鸾凤，又谁知棒打鸳鸯各西东，楼台一别成永诀，小妹害你把命送，爹爹之命如罗网，马家好比虎狼凶，梁兄啊！梁兄啊！虽然空做阳台梦，就是十八层地狱我也要跟从。

祝：你家相公在临终的时候，说过什么话吗？四九：我们相公叫我带来这幅罗帕，他说小姐见到这一个，就好像见到他一样。

祝：这上面……四九：是相公吐的血……他还叫了几声小姐的名字就死了。

祝：梁兄你死得好苦呀！四九，你家相公下葬了没有？四九：已经埋在南山路旁了。

祝：南山路旁，南山路旁，四九，你回去吧，到家之後，即刻准备香蜡纸马，在南山坟前等我。

四九：小姐你……祝：不必多问，快去吧！银心，送他下去。

银心：是。

银心：员外，夫人。

奴：拜见员外夫人。

祝老爷：花轿已经上门了，你们怎么还不替小姐打扮起来！

祝：人都叫你逼死了，还有什么好打扮的。

祝爷：什么？奴：员外，小姐的同学的梁相公死了。

祝老爷：你怎么总是劝不醒呢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最好把这些闲事搁在一边。

祝：闲事！爹爹说得可真容易！

祝夫人：英台啊，马家的花轿到门口已经半天了，事到如今，难到还退亲不成啊！

祝：退亲倒用不着，我根本就没有答应这门亲事。

祝老爷：英台你……祝夫人：你看你，有话慢慢说嘛！英台啊，婚姻大事总是要父母作主的，你爹爹已经答应了马家，怎么能再更改呢？再说马家财大势大……祝：他财大势大是他马家的事，我的心早许给了梁家了，我与山伯生不同衾死同坟，宁死不上马家门。

祝老爷：岂有此理，为父替你攀了这门高亲，难道委曲了你不成。

祝：爹爹一定要女儿上轿？祝老爷：花轿已经上门了，还有什么不一定？祝：也好，女儿就依从爹爹。

祝夫人：这才对了！

祝：不过，求爹爹也依我一件事。

祝老爷：说吧！

（祝）：轿前两盏白纱灯，轿后三千银纸锭，花轿先往南山旁，英台要草桥镇上祭兄坟！

祝老爷：今日马家来迎亲，怎可去拜山伯坟！

祝老爷：太不成话，那有新娘上轿去祭坟的道理，一派胡言，简直是一派胡言。

（祝）：爹爹若是不答应，要我上轿万不能。

祝夫人：员外，时候不早了，你就暂时依了她吧！

祝老爷：这怎么可以呢！

祝夫人：等她祭坟之后，再到马家拜天地也不算迟呀！

祝老爷：也只好如此了，你这个冤家真把我气死了！

祝夫人：好了，好了。

（祝）：梁兄啊！楼台一别成永诀，人世无缘同到老。原以为天从人愿成佳偶，谁知晓姻缘薄上名不标。实指望你唤月老来做媒，谁知晓喜鹊未报乌鸦叫，实指望笙管笛箫来迎娶，谁知晓未报银河断鹊桥，实指望大红花轿到你家，谁知晓白衣素服来节孝。

（大合唱）：梁兄啊！

（祝）：梁兄啊！不见梁兄见坟台，呼天唤地唤不归，英台立志难更改，我岂能嫁与马文才。

（大合唱）：梁兄啊！

（祝）：不能同生求同死啊！

（大合唱）：彩虹万里百花开，蝴蝶双双对对来，地老天荒心不变，梁山伯与祝英台。

-----〔开头加括号者为歌唱部分，穿插于说白部分中的歌唱，以此方式区隔。〕原载于《电影欣赏》第六十六期

《倩女离魂》

作者：郑光祖

楔子

(旦扮夫人引从人上，诗云)

花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。休道黄金贵，安乐最值钱。老身姓李，夫主姓张，早年间亡化已过。止有一个女孩儿，小字倩女，年长一十七岁。孩儿针指女工，饮食茶水，无所不会。先夫在日，曾与王同知家指腹成亲，王家生的是男，名唤王文举。此生年纪今长成了，闻他满腹文章，尚未娶妻。老身也曾数次寄书去，孩儿说要来探望老身，就成此亲事。下次小的每，门首看者，若孩儿来时，报的我知道。

(正末扮王文举上，云)

黄卷青灯一腐儒，三槐九棘位中居。世人只说文章贵，何事男儿不读书。小生姓王，名文举。先父任衡州同知，不幸父母双亡。父亲存日，曾与本处张公弼指腹成亲，不想先母生了小生，张宅生了一女，因伯父下世，不曾成此亲事。

岳母数次寄书来问，如今春榜动，选场开，小生一者待往长安应举，二者就探望岳母，走一遭去。可早来到也。左右，报复去，道有王文举在于门首。

(从人报科，云)

报的夫人知道：外边有一个秀才，说是王文举。

(夫人云)

我语未悬口，孩儿早到了。道有请。

(作见科)(正末云)

孩儿一向有失探望，母亲请坐，受你孩儿几拜。

(作拜科)(夫人云)

孩儿请起，稳便。

(正末云)

母亲，你孩儿此来，一者拜候岳母，二者上朝进取去。

(夫人云)

孩儿请坐。下次小的每，说与梅香，绣房中请出小姐来，拜哥哥者。

(从人云)

理会的。后堂传与小姐，老夫人有请。

(正旦引梅香上，云)

妾身姓张，小字倩女，年长一十七岁。不幸父亲亡逝已过。父亲在日，曾与王同知指腹成亲，后来王宅生一子是王文举，俺家得了妾身。不想王生父母双亡，不曾成就这门亲事。今日母亲在前厅上呼唤，不知有甚事，梅香，跟我见母亲去来。

(梅香云)

姐姐行动些。

(作见科)(正旦云)

母亲，唤您孩儿有何事？(夫人云)孩儿，向前拜了你哥哥者。

(作拜科)(夫人云)

孩儿，这是倩女小姐。且回绣房中去。

(正旦出门科，云)

梅香，咱那里得这个哥哥来？(梅香云)姐姐，你不认的他？则他便是指腹成亲的王秀才。

(正旦云)

则他便是王生？俺母亲着我拜为哥哥，不知主何意也呵？

(唱)

【仙吕·赏花时】他是个矫帽轻衫小小郎，我是个绣帔香车楚楚娘，恰才貌正相当。俺娘向阳台路上，高筑起一堵云雨墙。

【么篇】可待要隔断巫山窈窕娘，怨女鰥男各自伤，不争你左使着一片黑心肠。你不拘箝我可倒不想，你把我越间阻越思量。

(同梅香下)(夫人云) 下次小的每，打扫书房，着孩儿安下，温习经史，不要误了茶饭。

(正末云) 母亲，休打扫书房，您孩儿便索长行，往京师应举去也。

(夫人云) 孩儿，且住一两日，行程也未迟哩。(诗云) 试期尚远莫心焦，且在寒家过几朝。

(正末诗云) 只为禹门浪暖催人去，因此匆匆未敢问桃夭。

(同下)

第一折

(正旦引梅香上，云)

妾身倩女，自从见了王生，神魂驰荡。谁想俺母亲悔了这亲事，着我拜他做哥哥，不知主何意思？当此秋景，是好伤感人也呵！

(唱)

【仙吕·点绛唇】捱彻凉宵，飒然惊觉，纱窗晓。落叶萧萧，满地无人扫。

【混江龙】可正是暮秋天道，尽收拾心事上眉梢，镜台儿何曾览照，绣针儿不待拈着。常恨夜坐窗前烛影昏，一任晚妆楼上月儿高。俺本是乘鸾艳质，他须有中雀丰标。苦被煞尊堂间阻，争把俺情义轻抛。空误了幽期密约，虚过了月夕花朝。无缘配合，有分煎熬。情默默难解自无聊，病恹恹则怕娘知道。窥之远天宽地窄，染之重梦断魂劳。

(梅香云)

姐姐，你省可里烦恼。

(正旦云)

梅香，似这等，几时是了也？

(唱)

【油葫芦】他不病倒，我猜着敢消瘦了。被拘箝的不忿心，教他怎动脚？虽不是路迢迢，早情随着云渺渺、泪洒做雨潇潇。不能勾傍阑干数曲湖山靠，恰便似望天涯一点青山小。

(带云)

秀才他寄来的诗，也埋怨俺娘哩。

(唱)

他多管是意不平，自发扬，心不遂，闲缀作，十分的卖风骚，显秀丽，夸才调。我这里详句法，看挥毫。

【天下乐】只道他读书人志气高，元来这凄凉甚日了。想俺这孤男寡女忒命薄！我安排着鸳鸯宿锦被香，他盼望着鸾凤鸣琴瑟调。怎做得蝴蝶飞锦树绕。

(梅香云) 姐姐，那王秀才生的一表人物，聪明浪子，论姐姐这个模样，正和王秀才是一对儿。姐姐，且宽心，省烦恼。

(正旦云) 梅香，似这般，如之奈何也！

(唱)

【那吒令】我一年一日过了，团圆日较少；三十三天觑了，离恨天最高；四百四病害了，相思病怎熬。

(带云)

他如今待应举去也呵！

(唱) 千里将凤阙攀，一举把龙门跳，接丝鞭总是妖娆。

(梅香云)

姐姐，那王生端的内才外才相称也。

(正旦唱)【鹊踏枝】据胸次，那英豪；论人品，更清高。他管跳出黄尘，走上清霄。又不比闹清晓茅檐燕雀，他是掣风涛混海鲸鳌。

(带云)

梅香，那书生呵！

(唱)

【寄生草】他拂素楮鹅溪茧，蘸中山玉兔毫。不弱如骆宾王夜作论天表，也不让李太白醉写平蛮稿，也不比汉相如病受征贤诏。他辛勤十年书剑洛阳城，决峥嵘一朝冠盖长安道。

(梅香云)

姐姐，王生今日就要上朝应举去，老夫人着俺折柳亭与哥哥送路哩。

(正旦云)

梅香，咱折柳亭与王生送路去来。

(同下)

(正末同夫人上，云)

母亲，今日是吉日良辰，你孩儿便索长行，往京师进取去也。

(夫人云)

孩儿，你既是要行，我在这折柳亭上与你饯行。小的每，请小姐来者。

(正旦引梅香上，云)

母亲，孩儿来了也。

(夫人云)

孩儿，今日在这折柳亭与你哥哥送路，你把一杯酒者。

(正旦云)

理会的。

(把酒科，云)

哥哥，满饮一杯。

(正末饮科，云)

母亲，你孩儿今日临行，有一言动问：当初先父母曾与母亲指腹成亲，俺母亲生下小生，母亲添了小姐。后来小生父母双亡，数年光景，不曾成此亲事。小生特来拜望母亲，就问这亲事。母亲着小姐以兄妹称呼，不知主何意？小生不敢自专，母亲尊鉴不错。

(夫人云)

孩儿，你也说的是。老身为何以兄妹相呼？俺家三辈儿不招白衣秀士。想你学成满腹文章，未曾进取功名。你如今上京师，但得一官半职，回来成此亲事，有何不可？(正末云)既然如此，索是谢了母亲，便索长得去也。

(正旦云)

哥哥，你若得了官时，是必休别接了丝鞭者！

(正末云)

小姐但放心，小生得了官时，便来成此亲事也。

(正旦云)

好是难分别也呵！

(唱)

【村里迓鼓】则他这渭城朝雨，洛阳残照，虽不唱阳关曲本，今日来祖送长安年少。兀的不取次弃舍，等闲抛掉，因而零落！

(作叹科，云)

哥哥！

(唱)恰楚泽深，秦关杳，泰华高。叹人生离多会少！

(正末云)

小姐，我若为了官呵，你就是夫人县君也。

(正旦唱)

【元和令】杯中酒和泪酌，心间事对伊道，似长亭折柳赠柔条。哥哥，你休有上梢没下梢。从今虚度可怜宵，奈离愁不了！

(正末云) 往日小生也曾挂念来。

(正旦云) 今日更是凄凉也！

(唱)【上马娇】竹窗外响翠梢，苔砌下生绿草，书舍顿萧条，故园悄悄无人到。恨怎消，此际最难熬！

【游四门】抵多少彩云声断紫鸾箫，今夕何处系兰橈。片帆休遮西风恶，雪卷浪淘淘。岸影高，千里水云飘。

【胜葫芦】你是必休做了冥鸿惜羽毛。常言道好事不坚牢。你身去休教心去了。对郎君低告，恰梅香报道，恐怕母亲焦。

(夫人云)

梅香，看车儿着小姐回去。

(梅香云)

姐姐，上车儿者。

(正末云)

小姐请回，小生便索长行也。

(正旦唱)

【后庭花】我这里翠帘车先控着，他那里黄金镫懒去挑。我泪湿香罗袖，他鞭垂碧玉梢。望迢迢恨堆满西风古道，想急急煎煎人多情人去了，和青湛湛天有情天亦老。

俺气氤氲喟然声不安交，助疏刺刺动羁怀风乱扫，滴扑簌簌界残妆粉泪抛，洒细蒙蒙邑香尘暮雨飘。

【柳叶儿】见浙零零满江干楼阁，我各刺刺坐车儿懒过溪桥，他圪蹬蹬马蹄儿倦上皇州道。我一望望伤怀抱，他一步步待回镫，早一程程水远山遥。

(正末云)

小姐放心，小生得了官，便来取你。小姐请上车儿回去罢。

(正旦唱)

【赚煞】从今后只合题恨写芭蕉，不索占梦揲萱草，有甚心肠更珠围翠绕。我这一点真情魂缥缈，他去后，不离了前后周遭。厮随着司马题桥，也

不指望驷马高车显荣耀。不争把琼姬弃却，比及盼子高来到，早辜负了碧桃花下凤鸾交。

(同梅香下)(正末云)

你孩儿则今日拜别了母亲，便索长行也。左右，将马来，则今日进取功名，走一遭去。

(下)

(夫人云)

王秀才去了也，等他得了官回来，成就这门亲事，未为迟哩。

(下)

第二折

(夫人慌上，云)

欢喜未尽，烦恼又来。自从倩女孩儿在折柳亭与王秀才送路，辞别回家，得其疾病，一卧不起。请的医人看治，不得痊可，十分沉重，如之奈何？则怕孩儿思想汤水吃，老身亲自去绣房中探望一遭去来。

(下)

(正末上，云)

小生王文举，自与小姐在折柳亭相别，使小生切切于怀，放心不下。今夜舣舟江岸，小生横琴于膝，操一曲以适闷咱。

(做抚琴科)(正旦别扮离魂上，云)

妾身倩女，自与王生相别，思想的无奈，不如跟他同去，背着母亲，一径的赶来。王生也，你只管去了，争知我如何过遣也呵！

(唱)

【越调·斗鹤鹑】人去阳台，云归楚峡。不争他江渚停舟，几时得门庭过马。悄悄冥冥，潇潇洒洒，我这里踏岸沙，步月华。我觑着这万水千山，都只在一时半霎。

【紫花儿序】想倩女心间离恨，赶王生柳外兰舟，似盼张骞天上浮槎。汗溶溶琼珠莹脸，乱松松云鬓堆鸦，走的我筋力疲乏。你莫不夜泊秦淮卖酒家，向断桥西下，疏刺刺秋水孤浦，冷清清明月芦花。

(云)

走了半日，来到江边，听的人语喧闹，我试觑咱。

(唱)

【小桃红】蓦听得马嘶人语闹喧哗，掩映在垂杨下。唬的我心头丕丕那惊怕，原来是响当当鸣榔板捕鱼虾。我这里顺西风悄悄听沉罢，趁着这厌厌露华，对着这澄澄月下，惊的那呀呀寒雁起平沙。

【调笑令】向沙堤款踏，莎草带霜滑。掠湿湘裙翡翠纱，抵多少苍苔露冷凌波袜。

看江上晚来堪画，玩水壶漱滟天上下，似一片碧玉无瑕。

【秃厮儿】你觑远浦孤鹭落霞，枯藤老树昏鸦。听长笛一声何处发，歌[矣欠]乃，橹咿哑。

(云)

兀那船头上琴声响，敢是王生？我试听咱。

(唱)

【圣药王】近蓼洼，望[幺]花，有折蒲衰柳老蒹葭。近水凹，傍短槎，见烟笼寒水月笼沙，茅舍两三家。

(正末云)

这等夜深，只听得岸上女人声音，好似我倩女小姐，我试问一声波。

(做问科，云)

那壁不是倩女小姐么？这早晚来此怎的？

(魂旦相见科，云)

王生也，我背着母亲，一径的赶将你来，咱同上京去罢。

(正末云)

小姐，你怎生直赶到这里来？

(魂旦唱)

【麻郎儿】你好是舒心的伯牙，我做了没路的浑家。你道我为甚么私离绣榻？待和伊同走天涯。

(正末云)

小姐是车儿来？是马儿来？

(魂旦唱)

【么】险把咱家走乏。比及你远赴京华，薄命妾为伊牵挂，思量心几时撒下。

【络丝娘】你抛闪咱比及见咱，我不瘦杀多应害杀。

(正末云)

若老夫人知道，怎了也？(魂旦唱)他若是赶上咱待怎么？常言道做着不怕！

(正末做怒科，云)

古人云：“聘则为妻，奔则为妾。”老夫人许了亲事，待小生得官，回来谐两姓之好，却不名正言顺。你今私自赶来，有玷风化，是何道理？

(魂旦云) 王生！

(唱)

【雪里梅】你振色怒增加，我凝睇不归家。我本真情，非为相唬，已主定心猿意马。

(正末云)

小姐，你快回去罢！

(魂旦唱)

【紫花儿序】只道你急煎煎趱登程路，元来是闷沉沉困倚琴书，怎不教我痛煞煞泪湿琵琶。有甚心着雾鬓轻笼蝉翅，双眉淡扫宫鸦。似落絮飞花，谁待问出外争如只在家。更无多话，愿秋风驾百尺高帆，尽春光付一树铅华。

(云)

王秀才，赶你不为别，我只防你一件。

(正末云)

小姐，防我那一件来？

(魂旦唱)

【东原乐】你若是赴御宴琼林罢，媒人每拦住马，高挑起染渲佳人丹青画，卖弄他生长在王侯宰相家。你恋着那奢华，你敢新婚燕尔在他们门下？(正末云) 小生此行，一举及第，怎敢忘了小姐！

(魂旦云)

你若得登第呵，

(唱)

【绵搭絮】你做了贵门娇客，一样矜夸。那相府荣华，锦绣堆压，你还想飞入寻常百姓家？那时节似鱼跃龙门播海涯，饮御酒，插宫花，那其间占鳌头、占鳌头登上甲。

（正末云）

小生倘不中呵，却是怎生？

（魂旦云）

你若不中呵，妾身荆钗裙布，愿同甘苦。

（唱）

【拙鲁速】你若是似贾谊困在长沙，我敢似孟光般显贤达。休想我半星儿意差，一分儿抹搭。我情愿举案齐眉傍书榻，任粗粝淡薄生涯，遮莫戴荆钗、穿布麻。

（正末云）

小姐既如此真诚志意，就与小生同上京去，如何？

（魂旦云）

秀才肯带妾身去呵，

（唱）

【么篇】把稍公快唤咱，恐家中厮捉拿。只见远树寒鸦，岸草汀沙，满目黄花，几缕残霞。快先把云帆高挂，月明直下，便东风刮，莫消停，疾进发。

（正末云）

小姐，则今日同我上京应举去来。我若得了官，你便是夫人县君也。

（魂旦唱）

【收尾】各刺刺向长安道上把车儿驾，但愿得文苑客当时奋发。则我这临邛市沽酒卓文君，甘伏待你濯锦江题桥汉司马。

（同下）

第三折

（正末引祇从人上，云）

小官王文举，自到都下，撺过卷子，小官日不移影，应对万言，圣人 大喜，赐 小官状元及第。夫人也随小官至此。我如今修一封平安家书，差人岳母行报知 。左右的，将笔砚来。

（做写书科，云）

写就了也，我表白一遍咱：“寓都下小婿王文举拜上岳母座前：自到阙下，一 举状元及第。待受官之后，文举同小姐一时回家。万望尊慈垂照，不宣。”书 已写了，左右的，与我唤张千来。

（净扮张千上）（诗云）

我做伴当实是强，公差干事多的当。一日走了三百里，第二日刚刚捱下炕。自 家张千的便是。状元爷呼唤，须索走一遭去。

（做见科，云）

爷唤张千那厢使用？

（正末云）

张千，你将这一封平安家信，直至衡州，寻问张公弼家投下。你见了老夫人， 说我得了官也。你小心在意者！

（净接书云）

张千知道了，我将着这一封书，直至衡州走一遭去。

(同下)

(老夫人上,云)

谁想倩女孩儿,自与王生别后,卧病在床,或言或笑,不知是何症候。这两日不曾看他,老身须亲看去。

(下)

(正旦抱病,梅香扶上,云)

自从王秀才去后,一卧不起,但合眼便与王生在一处,则被这相思病害杀人也呵!

(唱)

【中吕·粉蝶儿】自执手临歧,空留下这场憔悴,想人生最苦别离。说话处少精神,睡卧处无颠倒,茶饭上不知滋味。似这般废寝忘食,折挫得一日瘦如一日。

【醉春风】空服遍瞑眩药不能痊,知他这[月音][月赞]病何日起?要好时直等的见他时,也只为这症候因他上得、得。一会家缥缈呵忘了魂灵,一会家精细呵使着躯壳,一会家混沌呵不知天地。

(云)

我眼里只见王生在面前,原来是梅香在这里!梅香,如今是甚时候了?(梅香云)如今春光将尽,绿暗红稀,将近四月也。

(正旦唱)

【迎仙客】日长也愁更长,红稀也信尤稀,

(带云)

王生,你好下的也!

(唱)

春归也奄然人未归。

(梅香云)

姐姐,俺姐夫去了未及一年,你如何这等想他

(正旦唱)我则道相别也数十年,我则道相隔着几万里,为数归期,则那竹院里刻遍琅[王干]翠。

【红绣鞋】去时节杨柳西风秋日,如今又过了梨花暮雨寒食。

(梅香云)

姐姐,你可曾卜一卦么?

(正旦唱)

则兀那龟儿卦无定准、枉央及,喜蛛儿难凭信,灵鹊儿不诚实,灯花儿何太喜。

(夫人上,云)

来到孩儿房门首也。梅香,你姐姐较好些么?

(正旦云)

是谁?(梅香云)是奶奶来看你哩。

(正旦云)

我每日眼界只见王生,那曾见母亲来?

(夫人云)

孩儿,你病体如何?(正旦唱)

【普天乐】

想鬼病最关心,似宿酒迷春睡。绕晴雪杨花陌上,趁东风燕子楼西。抛

闪杀我年少人，辜负了这韶华日。早是离愁添萦系，更那堪景物狼藉。愁心惊一声鸟啼，薄命趁一春事已，香魂逐一片花飞。

(正旦昏科)(夫人云)

孩儿，你挣挫些儿！

(正旦醒科)

(唱)

【石榴花】早是俺抱沉疴添新病发昏迷。也则是死限紧相催，病膏肓针灸不能及。

(夫人云)

我请个良医来调治你。

(正旦唱)

若是他来到这里，煞强如请扁鹊卢医。

(夫人云)

我如今着人请王生去。

(正旦唱)

把似请他时，便许做东床婿。到如今悔后应迟。

(夫人云)

王生去了，再无音信寄来。

(正旦唱)

他不寄个报喜的信息缘何意，有两件事我先知。

【斗鹌鹑】他得了官别就新婚，剥落呵羞归故里。

(夫人云)

孩儿休过虑，且将息自己。

(正旦唱)

眼见的千死千休，折倒的半人半鬼。为甚这思竭损的枯肠不害饥，苦恹恹一肚皮。

(夫人云)

孩儿吃些汤粥？

(正旦云)

母亲，

(唱)

若肯成就了燕尔新婚，强如吃龙肝凤髓。

(云)

我这一会昏沉上来，只待睡些儿哩。

(夫人云)

梅香，休要吵闹，等他歇息，我且回去咱。

(夫人同梅香下) (正旦睡科)(正末上见旦科，云) 小姐，我来看你哩！

(正旦云) 王生，你在那里来？(正末云) 小姐，我得了官也！

(正旦唱)【上小楼】则道你辜恩负德，你原来得官及第。你直叩丹墀，夺得朝章，换却白衣。觑面仪，比向日，相别之际，更有三千丈五陵豪气。

(正末云) 小姐，我去也。

(下)

(正旦醒科,云) 分明见王生,说得了官也,醒来却是南柯一梦!

(唱)

【么篇】空疑惑了大一会,恰分明这搭里。俺淘写相思,叙问寒温,诉说真实。他紧摘离,我猛跳起,早难寻难觅,只见这冷清清半竿残日。

(梅香上,云) 姐姐,为何大惊小怪的?

(正旦云) 我恰才梦见王生,说他得了官也!

(唱)

【十二月】元来是一枕南柯梦里,和二三子文翰相知。他访四科、习五常典礼,通六艺、有七步才识,凭八韵、赋纵横大笔,九天上得遂风雷。

【尧民歌】想十年身到凤凰池,和九卿相八元辅劝金杯。则他那七言诗六合里少人及,端的个五福全四气备,占抡魁震三月春雷。双亲行先报喜,都为这一纸登科记。

(净上,云)

自家张千的便是。奉俺王相公言语,差来衡州下家书。寻问张公弼宅子,人说 这里就是。

(做见梅香科,云) 姐姐,唱喏哩!

(梅香云) 兀那厮,你是甚么人?

(净云) 这里敢是张相公宅子么?

(梅香云) 则这里就是,你问怎的?

(净云) 我是京师来的。俺王相公得了官也,着我寄书来,与家里夫人知道。

(梅香云) 你则在这里,我和小姐说去。

(见正旦科,云) 姐姐,王秀才得了官也!着人寄家书来,见在门首哩!

(正旦云) 着他过来!

(梅香见净云) 兀那寄书的,过去见小姐。

(净见正旦惊科,背云) 一个好夫人也!与我家奶奶生的一般儿!

(回云) 我是京师王相公差我寄书来与夫人。

(正旦云) 梅香,将书来与我看。

(梅香云) 兀那汉子,将书来。

(净递书科)(正旦念书科,云) “寓都下小婿王文举拜上岳母座前:自到阙下,一举状元及第。待受官之后, 文举同小姐一时回家。万望尊慈垂照,不宣。”他原来有了夫人也!兀的不气 杀我也!

(气倒科)(梅香救科,云) 姐姐,苏醒者!

(正旦醒科)(梅香云) 都是这寄书的!

(做打净科)(正旦云) 王生,则被你痛杀我也!

(唱)

【哨遍】将往事从头思忆,百年情只落得一口长吁气。为甚么把婚聘礼不曾题?恐少年堕落了春闱。想当日在竹边书舍,柳外离亭,有多少徘徊意。争奈匆匆去急,再不见音容潇洒,空留下这词翰清奇。把巫山错认做望夫石,将小简帖联做断肠集。恰微雨初阴,早皓月穿窗,使行云易飞。

【耍孩儿】俺娘把冰绡剪破鸳鸯只,不忍别远送出阳关数里。此时有意送征帆,无计住雕鞍,奈离愁与心事相随。愁萦遍、垂杨古驿丝千缕,泪添满、落日长亭酒一杯。从此去,孤辰限,凄凉日,忆乡关愁云阻隔,着床枕

鬼病禁持。

【四煞】都做了一春鱼雁无消息，不甫能一纸音书盼得，我则道春心满纸墨淋漓，原来比休书多了个封皮。气的我痛如泪血流难尽，争些魂逐东风吹不回。秀才每心肠黑，一个个贫儿乍富，一个个饱病难医。

【三煞】这秀才则好谒僧堂三顿斋，则好拨寒炉一夜灰，则好教偷灯光凿透邻家壁，则好教一场雨淹了中庭麦，则好教半夜雷轰了荐福碑。不是我闲淘气，便死呵死而无怨，待悔呵悔之何及！

【二煞】倩女呵病缠身，则愿的天可怜。梅香呵我心事则除是你尽知。望他来表白我真诚意，半年甘分耽疾病，镇日无心扫黛眉。不甫能捱得到今日，头直上打一轮皂盖，马头前列两行朱衣。

【尾煞】并不闻琴边续断弦，倒做了山间滚磨旗。[戈 卍] 地接丝鞭别娶了新妻室。这是我弃死忘生落来的！

(梅香扶正旦下)(净云) 都是俺爷不是了！你娶了老婆便罢，又着我寄纸书来作什么？我则道是平安家信，原来是一封休书，把那小姐气死了，梅香又打了我一顿。想将起来，都是俺爷不是了！

(诗云) 想他做事没来由，寄的书来惹下愁。若还差我再寄信，只做乌龟缩了头。

(下)

第四折

(正末上，云) 欢来不似今朝，喜来那逢今日。小官王文举，自从与夫人到于京师，可早三年光景也。谢圣恩可怜，除小官衡州府判，着小官衣锦还乡。左右，收拾行装，辆起细车儿，小官同夫人往衡州赴任去。则今日好日辰，便索长行也。

(魂旦上，云) 相公，我和你两口儿衣锦还乡，谁想有今日也呵！

(唱)

【黄钟·醉花阴】行李萧萧倦修整，甘岁月淹留帝京。只听得花外杜鹃声，催起归程。将往事从头省，我心坎上犹自不惺惺，做了场弃业抛家恶梦境。

【喜迁莺】据才郎心性，莫不是向天公买拨来的聪明？那更内才外才相称，一见了不由人不动情。忒志诚，兀的不倾了人性命！引了人魂灵！

(正末云) 小姐兜住马慢慢的行将去。

(魂旦唱)

【出队子】骑一匹龙驹畅好口硬，恰便似驮张纸不恁般轻。腾腾腾收不住玉勒常是虚惊，火火火坐不稳雕鞍[戈 卍] 地眼生，撒撒撒挽不定丝缰则待擗行。

【刮地风】行了些这没撒和的长途有十数程，越恁的骨瘦蹄轻。暮春天景物撩人兴，更见景留情。怪的是满路花生，一攒攒绿杨红杏，一双紫燕黄莺，一对蜂、一对蝶、各相比并。想天公知他是怎生，不肯教恶了人情。

【四门子】中间里列一道红芳径，教俺美夫妻并马儿行。自如今富贵还乡井，方信道耀门闾昼锦荣。若见俺娘，那一会惊，刚道来的话儿不中听。是这等门厮当，户厮撑，怎教咱做妹妹哥哥答应？

【古水仙子】全不想这姻亲是旧盟，则待教袄庙火刮刮匝匝烈焰生，将水面上鸳鸯忒楞楞分开交颈，疏刺刺沙鞬雕鞍撒了锁[革 呈]，厮琅琅汤偷香处喝号提铃，支楞楞争弦断了不续碧玉箏，吉丁丁[王 当] 精砖上摔破

菱花镜，扑通通冬井底坠银瓶。

(正末云) 早来到家中也。小姐，我先过去。

(做见跪云) 母亲，望饶恕你孩儿罪犯则个！

(夫人云) 你有何罪？

(正末云) 小生不合私带小姐上京，不曾告知。

(夫人云) 小姐现今染病在床，何曾出门？你说小姐在那里？

(魂旦见科)(夫人云) 这必是鬼魅！

(魂旦唱)

【古寨儿令】可怜我伶丁也那伶仃，阁不住两泪盈盈，手拍着胸脯自招承，自感叹，自伤情，自懊悔，自由性。

【古神杖儿】俺娘他毒害的有名，全无那子母面情。则被他将一个痴小冤家，送的来离乡背井。每日价烦恼恼，孤孤另另。少不得厌煎成病，断送了泼残生。

(正末云) 小鬼头，你是何处妖精？从实说来！若不实说，一剑挥之两段。

(做拔剑砍科)(魂旦惊科，云) 可怎了也！

(唱)

【么篇】没揣的一声狠似雷霆，猛可里唬一惊丢了魂灵。这的是俺娘的弊病，要打灭丑声，佯做个吃挣。妖精也甚精？男儿也，看我这旧恩情，你且放我去，与夫人亲折证。

(夫人云) 王秀才，且留人，他道不是妖精，着他到房中看，那个是伏侍他的梅香？

(梅香扶正旦昏睡科)(魂旦见科，唱)

【挂金锁】蓦入门庭，则教我立不稳行不正。望见首饰妆奁，志不宁心不定。见几个年少丫环，口不住手不停；拥着个半死佳人，唤不醒呼不应。

【尾声】猛地回身来合并，床儿畔一盏孤灯。兀良，早则照不见伴人清瘦影。

(魂旦附正旦体科，下)(梅香做叫科，云) 小姐！小姐！王姐夫来了也！

(正旦醒科，云) 王郎在那里？

(正末云) 小姐在那里？

(梅香云) 恰才那个小姐附在俺小姐身上，就苏醒了也。

(旦、末相见科)(正末云) 小生得官后，着张千曾寄书来。

(正旦唱)

【侧砖儿】哎！你个辜恩负德王学士，今日也有称心时。不甫能盼得音书至，倒揣与我个闷弓儿！

【竹枝歌】打听为官折了桂枝，别取了新婚甚意思？着妹妹目下恨难支，把哥哥闲传示。则问这小妮子，被我都嘶嘶的扯做纸条儿。

(正末云) 小姐分明在京，随我三年，今日如何合为一体？

(正旦唱)

【水仙子】想当日暂停征棹饮离尊，生恐怕千里关山劳梦频。没揣的灵犀一点潜相引，便一似生个身外身，一般般两个佳人：那一个跟他取应，这一个淹煎病损。母亲，则这是倩女离魂。

(夫人云) 天下有如此异事！今日是吉日良辰，与你两口儿成其亲

事。小姐就受五花官诰，做了夫人县君也。一面杀羊造酒，做个大大庆喜的筵席。

（诗云）凤阙诏催征举子，阳关曲惨送行人。

调素琴王生写恨，迷青锁倩女离魂。

题目 调素琴王生写恨

正名 迷青锁倩女离魂

- - - 剧终 -

